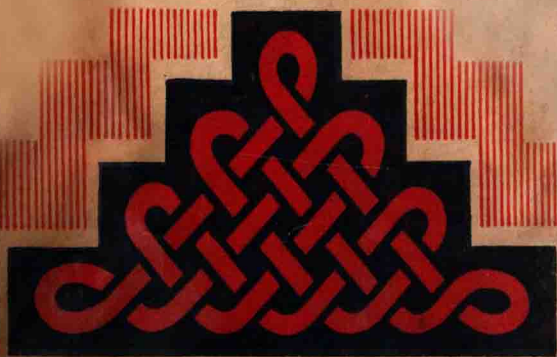




選說小佳景威挪

社版出油云·譯塞羅





8

羅塞譯

挪威最佳小說選

雲海出版社印行

選說小佳最威挪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原作者 哈姆生等

譯者 羅塞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總經理 羣益·海燕·雲海

聯合發行所

上海：山陰路（施高塔路）

恆豐里七七號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初版（滬）

每冊定價國幣 元

目錄

- 戒指（哈姆生）……………（三）
- 生命的呼喊（哈姆生）……………（六）
- 弟兄（般生）……………（一七）
- 舞會的真義（凱郎）……………（二九）
- 一朵玫瑰（斯克萊）……………（四一）
- 語言學家（克萊）……………（五五）
- 在聖誕節（奧拉夫鄧）……………（七一）
- 最後的波爾加（費克白蓋）……………（九三）
- 死（卡寶）……………（一〇七）
- 回家（鮑以爾）……………（一二三）
- 咖啡卡麗（鮑爾）……………（一五三）
- 譯後記……………（一七七）

哈姆生

(Kunt Hamsun)

哈姆生 Kunt Hamsun 一八五九年生於挪威，那年時家境極劣，曾做牧羊童，一八九〇年他發表了「飢餓」，一舉成名，為斯康的那維亞半島名作家之一，一九一七年，因「Growth of the Soil」一書獲得諾貝爾獎金。哈姆生平生作品很多，知名者有「Mysteries」「Vendr」「W-anderern」「The Last Jay」（以上小說）「Munken Vendr」（詩）與「The Wild Chorus」（劇本）等。但不幸哈氏晚年失節，在挪威淪陷時，曾為挪奸。

戒指

一次，在一個舞會裏，我看見一個少女瘋狂的戀愛了，她的眼裏現出雙倍的藍色與閃光，她一點也不能隱藏住她的感情。她愛上了誰呢？俯在窗上的那個少年，主人的兒子，一個穿軍服與有獅子一樣的聲音的人。哦！她的睛眼是怎樣的盯着那少年，她在椅子裏是怎樣的不寧靜啊！

「這是多奇怪的一個天氣！」在我們一齊回家時（因為我同她很熟），我說：「今天晚上你高興嗎？」

為滿足她的願望，我把訂婚戒指從我的手指上脫了下來。

「你知道嗎？」我對她說：「你送我的這戒指已經變得太小，太緊了。你想你能把它弄大一點嗎？」

她伸出手來。

「給我，我立刻便會把它弄大一點的，」於是我把戒指給了她。

一個月後，我又遇見了她。我想要問她戒指怎樣了，但接着又決定不問。不要忙，我對自己說，讓她再有一點時間——一個月是太短了。

她低眼看着走道。

「哦——戒指，」她說：「這戒指是命運太壞，我怕——我已經把它落在那裏，我已經失去它了。」

同時她等着我的回答。

「你生氣我嗎？」她不自然的問。

「不，」我回說。

哦！當她發現我並沒有生氣她，她走開是多輕釋啊！

一年過去了。我又回到那些老地方，一天下午，我在一條最熟習的小路上閒逛着。於是我看見她向我走過來，她的眼裏是現出三倍的藍色與閃光，但她的嘴已經變大

戒 而且發白了。

指 「這是你的戒指——你的訂婚戒指，」牠招呼我，但仍遠遠的：「我又找到了它，親愛的，並且我已經把它弄大。它對你將不會太緊了。」

我看看這孤獨的女人與她的大而蒼白的嘴。我又看看那戒指。

「啊！」我深深的鞠個躬說：「這戒指的確是命運太壞！現在它又太大了！」

生命的呼喊

在靠近哥平哈根內港有一條叫維斯特福的街道，它比較新，很冷靜，兩旁都種着樹。這裏很少房子，煤氣燈也不多，至於人則幾乎不見。像現在——夏天，更難見到在這街上散步的人了。

好，昨天晚上在這街上我便碰到一件令人驚奇的事。

我在人行道上打了兩個轉，一個婦人迎面向我走了來。附近沒有別的人。煤氣燈是燃着的，但却很昏暗——昏暗得使我看不清那婦人的面孔。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的人物，我想，同時從她身邊走過去。

到了行道樹的末端，我又轉身走了回去，那婦人也一樣的轉回來，我又碰到了她，她是在等着誰，我想，我好奇的要看看她等着誰，於是我又從她身邊走過去。

當我等三次碰到她時，我脫下帽子同她說話了。

「晚安！你是在等人嗎？」

她吃了一驚。不——是，不錯——她是在等着一個人。

她會反對我陪她直到那個人來嗎？

不——她絲毫沒有反對，並且她還謝謝我。

對這件事，她解釋說，她沒有在等誰，她只是來透透氣——所以一直在裏。

我們並肩的走着，我們開始談起各種不重要的事，我抬起臂。

「謝謝你，不，」她說，同時搖搖頭。

像這樣的散步，是沒有什麼樂趣的；在黑暗裏我看不見她。我擦燃一根火柴看看是什麼時候。我抬起火柴，同時也看看她。

「九點三十分。」我說。

她彷彿是感到冷似的抖戰了一下。我抓住了這個機會。

「你是冷嗎？」我問，「我們不到那裏去找什麼喝喝嗎？蒂佛里？還是國民？」

「但是，你看不出來嗎？現在我是不能到那裏去的。」她回答說。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戴着一個很長的黑面紗（註）。

我向她道歉，並且爲我的錯誤感到慚愧。從她接受我的道歉的態度，又一次使我深信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夜遊人物。

「你不挽着我的臂嗎？」我又提議說。「這樣也許會使你稍稍暖和一點。」她挽起了我的臂。

我們又轉了幾轉。她要我再看看時間！

「十點，」我說：「你住在那裏！」

「在康及維。」

我止住了她。

「我可以送你到家嗎？」我問。

「不太好，」她說。「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布萊茹德，不是嗎？」

「你怎麼會知道？」我驚奇的問。

「哦，我知道你是誰。」她說。

註：戴黑的長面紗的婦人是剛死去丈夫的寡婦

停了停，我們挽着臂的向亮的街道走去。她走得很快，她的長面紗飛舞着。

「我們最好走快一點，」她說。

到她的門口她轉了對着我，好像感謝我的護送她一樣。我替她開了門，她慢慢的走進去，我把肩輕輕的擦着門。隨着她走進去。在裏面她又握着我的手。我們都沒有說話。

我們爬了兩段樓梯而在第三層停下來。她用鑰匙開了她的房門，接着又開了第二道門，而拉着我的手要我進去。這可能是起居屋；我可以聽得見掛鐘的滴答聲。在這裏她又停了停突然伸手拖着我，顫抖的，熱情的吻了我，是吻在嘴上。正正的在嘴上。

「你不坐坐嗎，」她說，「這裏是一個沙發，我去點一個燈。」

她點燃了一盞燈。

我驚訝奇怪的向四週看看，我發覺我是在一個寬大考究的起居室裏，有幾道半開着的門，那是通到另外的房間去的。我簡直無法認出我所碰到的是什麼一種人。

「多漂亮的一個房間！」我說，「你是住在這裏嗎？」

「不錯，這是我的家，」她回說。

「這是你的家？那你是同你的父母住嗎？」

「哦，不是，」她笑了。「我是一個老女人，你就會看出來的！」

她拿開了她的面紗同披肩。

「好——看吧！我同你怎麼說！」她說着又突然伸臂圍着我，她是被一些不能壓制的力量驅策着。

她可能已經二十三，她的右手上戴着一個戒指，這表示她真是一個已經結過婚的女人，美嗎？不，她生着雀斑而且眉毛很少。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圍繞着她，同時，她的嘴是特別的美麗。

我要問她她是誰，她的丈夫在那裏，假如她有的話；同着這是誰的屋子，但當我一開口，她每次都投身過來而不准我亂問。

「我的名字是愛侖，」她解釋說，「你想要喝點什麼嗎？要我按鈴是不會打擾誰的。也許你到這裏，到寢室裏來。」

我走到寢室裏去。起居室的燈光透進些來。我看見兩張床。愛命按了鈴要了酒，我聽見一個女僕送進酒又走了出去。一會後愛命也跟着進來了，但她在門口停了停。我向着她走上一步去。她低低的叫了一聲同時向我走過來。

這便是昨夜。

還有什麼呢？啊！等等！還有的！

今天早上我醒時天已經亮了。亮光從窗帘的兩邊透射進來。愛命也醒了，她微笑的對着我。她的雙臂是白皙而且柔滑的，她的胸部特別的突出。我低聲的向她說話，但她用她的嘴閉住我的，用溫柔來造成緘默。天愈變愈亮了。

兩個鐘頭後我起了，愛命也起來，忙着穿衣服——她已經穿上鞋子。我覺得這時有種像惡夢似的東西打擊着我。我站在面盆的前面。愛命到套房裏去有事，當她開門時我轉身看進去，從窗裏進來的冷氣從裏面衝了來，在房間的中央我可以看見有一個屍體放在一張檯子上。一個死屍，裝在棺裏的。穿着白的，一口灰白色的鬍子，這是一個男屍。他的瘦削的雙膝像緊握的拳頭似的突在被單下面，他的臉是深陷的而且猙獰得可

怕。在亮光下我什麼都看得見。我轉回來沒有說一句話。

當愛侖回來時我已經穿好準備要走了。我只能勉強的去回答她的擁抱。她又加兩件不必要的衣服；她要送我一直到大門去；我不阻止她，也沒有說什麼。到門口她緊貼在牆上，好像是怕被看見似的。

「好，再見，」她低聲的說。

「到明天嗎？」我問，有一部份是測驗她。

「不，不是明天。」

「爲什麼不是明天？」

「別問這麼多，親愛的。明天我要參加一個喪禮，我的一個親屬死了。現在——你知道了。」

「要後天呢！」

「不錯，後天，在這門口，我會接你，再見！」

我走了。

她是誰！那個死屍呢！拳頭緊握着，嘴角是吊着——多可怕的喜劇！後天她一定等着我。我應該再去嗎？

我一直到白尼娜咖啡店借了一本姓名住址錄。我順着找去，這裏——這裏是姓名。我又等了一會等到早報出來。我立刻翻到喪報去，好——夠了——那裏我找到了她，在第一欄，字體很顯注：「我的丈夫，五十三歲，在久病後今天逝世了。」這通報的日期是前天。

我坐着沉想了好一會。

一個男人結了婚，他的妻子比他年輕三十歲。他招致了纏綿日久的疾病，在某一天他死了。於是，這年青的寡婦得到了釋放。

般

生

(Bjornsljeune Bjornson)

般生 Bjornstjerne Bjornson (1832—1910) 他的父親是一個牧師。由於他從小就生長在挪威的美麗的鄉下，所以他受自然的感覺很深，有些像一個田園詩人。在文壇上，他的地位同易卜生一樣，但在成就上他却比易卜生小。因為易卜生所提的是世界問題，而他的却大半只是挪威一國的。他是一個樂天派的人物。他認為社會上一般罪惡大半是貪婪所造成的，假如拋開它，那就好了。他最初是寫小說，如幸福夫索巴根 Synnove Solbakken、阿尼 Arne、幸福的孩子 A Happy Boy、漁家女 A Fisher's Daughters。後又致力於社會劇的創作，如破產 A Bankruptcy 與他的寫婚姻問題的三篇喜劇等等。其後又發表了幾個短篇集。本篇·「兄弟」是由「幸福的孩子」中選出來的。

弟兄

校長的名字叫巴德，他有一個弟弟叫安德斯。他們很互相關心，他們一齊應徵入伍，住在同一個城市裏，一齊參過戰，服役在同一個分隊，而且一齊升到伍長這一級。當他們退伍回家時，人們都說他們，是最勇敢的人。

隨後，他們的父親死了，他丟下很多遺產都是很難平分的，於是他們互相說他們不能讓這事發生在他們中間，而把遺產拿來拍賣，每個人可以買他所要的，然而再去分拍賣得的錢。於是他們這樣做了。

但他們的父親有一隻大金錶，它是遠近馳名，因為它是在這區域裏人們所見到的唯一的金錶。當這個金錶拿出來拍賣時，許多有錢人都要買，但當兩弟兄開始喊價時，別的全停住了。巴德期望安德斯讓他得到，同時安德斯也在這樣期望。他們換着喊價，每一個都企圖使另一個讓步，在他們喊價中，他們互相不高興了。當錶喊到二十塊錢時，巴德開始覺得他的弟弟是不講情誼了，到他喊時他喊到將近三十圓。當安德斯還不讓步

時，巴德覺得安德斯是絲毫記不得他從前對他有多好的了，同時他是兩個中最大的；錶價超出了三十。安德斯仍然競買着。於是巴德一跳的把價錢提到四十，而且不再去看他的弟弟。拍賣室裏變得很靜，只有執行人在迅數的重唸着價錢。安德斯想，要巴德能出四十元，那他也能，要巴德不願他有這個錶，他可以再喊高價來獲得它。這使巴德更高興了，他低聲的喊五十元，這裏是有很多人的，安德斯對自己說，他不能讓他的哥哥在這些人面前嘲弄他，於是再把價錢提高，巴德大聲的笑了。

「一百元，還同着我的弟兄的感情一齊。」他說，說完他便出屋子去了。一會後，當他正把剛才標買的東西放到馬背上去時，一個人出來找他了。

「這錶是你的了；安德斯放棄。」

聽見這消息後，一種懊悔的感覺捲沒了他；他沒有想着錶，他想着他的弟弟。馬鞍裝好了，但他停着，他的手放在馬上，決定不了到那裏去。許多人走了出來，巴德斯也一齊，當他看見他的哥哥，馬已準備好要走，他毫不知道巴德的心裏已經變了。

「謝謝錶，巴德！」他向他叫道。「你將再看不到你的弟弟會走在你後面的日子

弟
了！

兄
「你再也看不到我會來敲你的門的日子！」巴德回說，他的臉是慘白的，他跨上馬

背去。

從這一天以後，他們沒有一個曾經涉足到他們同父親在一起住過的家裏去過。

不久後，安德斯同一個佃農的家庭締婚了，他沒有請巴德參加婚禮。巴德也沒有到教堂去。婚後的第一年，安德斯失去了他的唯一的那頭牛。它是一天早晨發現死在屋子的北面，那裏是繫着繩子的，沒有一個人解譯得出它爲什麼死去。另外的不幸降臨給他，他的境遇更壞了，但最大的打擊是他的草棚的全燒了，在一個嚴冬的晚上。沒有一個知道火是怎麼起的。

「這是某一個希望我倒霉的人幹的，」安德斯說，他成夜的哭着。他變成一個窮人了，並且他失去，失去工作的心意了。

在失火後的那一天晚上，巴德在他弟弟的家裏出現了，安德斯躺在牀上，但巴德一進來他便跳起來了。

「你來幹什麼？」他問，隨後停一停，死死的站着盯住他的哥哥。

巴德在未回答以前稍等了一下。

「我要幫助你，安德斯！你的境遇不好。」

「我遇到的並不比你所希望我的更壞！去——不然我不相信我能駕馭住自己的。」

「你弄錯了，安德斯！我很抱歉——」

「去，巴德，不然上帝會慈悲我們的！」

巴德退後了一步。

「假如你要錶，」他的聲音是顫抖的！「你可以拿去。」

「去，巴德！」他的弟弟叫道，同時，巴德也不願意多留，走了。

在當時巴德是這樣，當他一聽到他弟弟的不幸時，他的心便轉變了，但自尊又把他拖回去。迫切的感覺到要到教堂去，在裏面他有了許多決定，但它缺乏把它們帶出來的力量，他常常走到可以看得見屋子的地方去，但不是有人出來，便是有外人在那裏，或者，安德斯正在外邊砍柴——常常都有事阻住他的。

但在深冬的一個禮拜天，他又到教堂去，同時那天安德斯也去了。他變得瘦而且蒼白，他穿着他們弟兄還在一起時所穿的衣服，雖然現在已經又破又舊了。雖然做禮拜時安德斯呆呆的看着牧師，對巴德，似乎他是溫柔而且和善；同時他記起了他們的童年時代，那時安德斯是多好的一個孩子。這一天巴德參加了聖餐禮，他向上帝盟誓他一定儘可能的同他弟弟和好起來。這決定在他喝聖酒時貫穿了他的靈魂，當他站起來時，他衝動的過去到他的旁邊，但附近有別的人，並且安德斯沒有抬起頭來，在禮拜後仍有別的事阻住他：附近人太多；安德斯的妻子也在，他同她是不認識的。他決定到安德斯家裏去找他，同他作一個安靜的談話，一定要好些。

到夜裏，他去了。他直直的到門口，隨後他停住了；在他站住聽時，他聽見他的名字被提起了；這是他弟弟的妻子說的。

「他今天早上也去禮拜，」她是說：「我相信他是在想你。」

「不，他不是在想我，」安德斯回答說。「我知道他；他是只想他自己的。」

好一會沒有說什麼，巴德站着出汗了，雖然這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他弟弟的妻子是

在鍋前忙着，在火爐上煎炸着，不時是一個小孩子的哭聲，同安德斯的搖他。最後，他弟弟的妻子又說話了。

「我相信你們兩個都在互相想着，雖然你們不承認。」

「讓我們說說別的吧！」安德斯回答說。

一小會後他站起來出來了。巴德躲到柴棚裏去；但安德斯接着也來了，他到棚裏拿了一抱柴。從角落裏，巴德可以清楚的看得見他，他已經脫去破舊的禮拜天穿的衣服，而穿上像巴德自己一樣的制服。這衣服他們曾互相答應過不再穿，而把它們留做傳家寶傳給他們的孩子。安德斯的現在已經補過而且穿破了，所以他的強壯結實的身體好像是被破布包着，同時，巴德可以聽得見在他自己袋裏的金錶的滴滴聲。安德斯向枝柴走去，但他不立刻彎下腰去拾柴，他靠到一堆柴上去，抬眼看着那繁星閃耀的天空。接着他沉重嘆口氣，喃喃的對自己說：「好！好！好！好！好！好！天！哦！天！哦！天！」

這一生，巴德從沒有忘記這幾個字。他要走向前去，但他的弟弟咳了，而且似乎咳得很利害。絕不需要他退後的。安德斯抱下一抱枝柴，在他走出去時，枝柴擦着巴德過

弟 去以至小枝擦着他的臉。

整整的十多分鐘他呆站在那裏，雖沒有冷風吹來，但極度的感情的重壓，使他一再的抖戰着。隨後他走出去。他坦白的承認現在他是沒有勇氣進去的；因此他想到另外的辦法。從一個灰桶裏 這灰桶是放在他所剛離開的那個角落裏的，他檢了幾塊木炭，又找了一小段松枝，走到茅屋裏去，關上門，擦燃了一根火柴。當他點燃了這小枝後，他找到了安德斯清晨出來時用了掛燈瞧亮的那木釘。巴德把他的金錶掛在那木釘上，吹熄了他的亮，走了。他感覺到心裏很輕釋，他在雪地上像個青年似的奔走起來。

第二天，他聽說那茅屋在夜裏燒了。推測火是從他掛錶時所用的那小枝所引起的。這消息重壓着巴德，他成天是關在屋裏彷彿他是病了似的，拿出他的讚美詩，一再的唱，直使屋裏的人認為他是有些不對了。但在晚上他出去了。月光很明亮，他到他弟弟的地方去，掘進了那火後的灰堆，夠了，他找到一小堆溶化了的金子——那錶所遺留下的。

23 就是手裏拿着這他曾經去找他的弟弟，苦腦的解釋一切，祈求和平的相處。但他却

遭遇到了先前所說的那一場。

一個小女孩見他在灰堆裏翻掘；幾個男子在他們去參加一個舞會的途中，見他在有疑問的禮拜天晚上到他的弟弟那裏去；同時，與他同住的人說出了在禮拜一那天他的舉動是多奇怪。大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弟弟是極不能相容的，這些細節向官方報上去，一個審問成立了。沒有一個人能證實一點對他不利的點，然而猜疑是包圍着他。他更不能去接近他的弟弟了。

在茅屋燒後的當兒，安德斯想到了巴德，但他什麼都沒有說，當後一天晚上他看見他臉色奇怪而且慘白的進來時，他已經預想到：他是被悔恨嚙食着，但對弟弟來這樣可怕的舉動，是不能原諒的。此後，他聽見人們說看見巴德在失火那天晚上到他這裏來，雖然在審問時沒有什麼大用，他覺得他的哥哥便是犯罪的那個人。

在審問時他們碰到了，巴德穿着好衣服，安德斯則穿着他的破衣。當他進去時巴德看着他的弟弟，同時安德斯感覺到，在他的心的最深處，有一種苦痛的祈求在他的眼裏。他不要我說什麼，安德斯想；當他被問到他對他哥哥的行爲有什麼懷疑時，他堅決

弟的大聲說：「沒有！」

兄

這一天後，安德斯狂飲起來，不久他走上壞的一邊了。然而，更壞的是巴德，雖然他不喝酒；但他變得幾乎使人認不出來。

一天深夜，一個窮婦到巴德住的小房間去請他同她一道走。他認出她；他是他弟弟的妻子。巴德立刻明白他的來意，變得死一樣的慘白，他穿起衣服，沒有說一句話便跟着她走，安德斯的屋裏透出些昏暗的亮光，一會閃着，一會消逝，他們瞧着這亮光走，因為在雪地裏是沒有路的。當巴德又站在門口時，他聞到一股幾乎使他昏倒的怪味。他們走進去。一個小孩坐着，俯在爐邊上吃着木炭，它的臉全是黑的，但它抬眼看時却笑了，並且露出它白的牙齒來。這是他弟弟的孩子。

在牀上，蓋着各色各樣的衣服，安德斯慘白的，憔悴的躺着，他的前額是突出而光滑的，他用下陷的眼睛看着他的哥哥，巴德的雙膝發抖了。他坐在牀腳不能抑制的啜泣了。病人呆看着他沒有做聲。最後他要他的妻子出去，但巴德示意要她留下來。隨後兩弟兄開始互相講起來了。他們解釋一切，從他們拍賣錢那天起，直到他們重在一起的這

一天爲止。巴德說完拿出那塊金子來，這金子他是常帶着的，它照亮着他們的談話，這些年來他們從沒有一天真正快樂過。

安德斯說得不多，因爲他沒有氣力，但巴德一直在牀邊守着他。

「現在我全好了，」一天早上，安德斯醒來時說：「現在，哥哥，我們將永遠生活在一起，像從前一樣，決不再離開。」

但這一天他死了。

巴德把他弟弟的寡妻同孩子帶回家去，好好的照顧着。但他們兩弟兄在牀邊所講的，穿過牆壁與長夜，變成村裏大家所熟知的了。巴德變成了最被尊敬的人。他們全尊他是一個經過極大的痛苦而又重新找到寧靜的人，或是一個去了許久又回來的人。他們的友誼使巴德變得更堅強了。他變成一個極好的人，並且像他說的，希望能盡點作用，這老伍長變成了校長。他所施給孩子的，從開始到最後，是愛，並且他自己實行它，直到孩子們把他當作一個同伴或是父親樣的愛他。

凱

郎

(Alexander Lange Kiel'and)

凱耶 (Alexander Lange Kielland 1849—1906) 是出生在一個挪威的望族裏。他最初是做企業，隨後才從事寫作生涯。他的作品很多，知名的有：“Garman and Worse”、“Skipper Worse”、“Working Folk”、“Else”、“Poison”、“Snow”、J 與 J “Midsummer Festival”、“Fortune” 等等。凱耶他恨透了 時修奢的風氣，愚蠢的教育，教會的專權與官僚政治，他尤其反對剝削窮人。在本文裏，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的社會是怎樣一個看法。可惜的是他不能更向前跨一步，因此他落進無目的的傷感裏去了。

舞會的眞義

毫不費力的，僅靠她的極度的美麗與好天性，他爬上發光的大理石的階梯，她已經置身在有權有勢的大廳裏，而沒有以她的榮譽與好身世作爲進來的代價。並且，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她是從那裏來，雖然這在低處是被低聲的談着。

像一個巴黎郊外的棄兒，她是在罪惡與貧窮的生活中，渡過受飢餓的童年，這些，是僅只有從經驗才能想像得出與知道它。我們其餘的人，知識是從書本與傳說中得來的，以我們的想像來描繪這一個大都市的世傳的痛苦與不幸；就算是這樣，我們所描繪的最可怕的圖畫要與實際相比起來，是極暗淡的。

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個時候罪惡應該抓住她——像一個齒輪的抓住過份靠近機器的人一樣——，以一種機械的無情的嚴密來處理她，最初把她放在一種恥辱與墮落的生活轉一個短時候，然後再放在另外別的地方，在這些不知與不可知的地方，她得以一個人的生活來結束這戲劇。

隨後，像不時所發生的一樣，她被一個富有而高貴的男人「發現」了，那是她剛十四歲的一天，她跑到一條比較好的街上去。她是要到在第八十號街的一間黑屋去，在那裏，她是替一個做花球的太太做工。

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不僅是她的特出的美麗，而是她的全部姿態，舉止，與她半發育的身軀。這一切都似乎暗示給他，在這裏天生的高貴的性格正同才開始的墮落戰鬥着；因此，像他玩弄那增加資產的無數怪想一樣，他決定對把她的從不幸中拯救出來作一個努力。

要確切佔有她並不怎麼困難，因為她不屬於任何人。她得到了一個姓同進到一個最好的教會學校去；她的保護人滿意的看到邪惡的退去與消滅。她佔有着一種可愛的，有些怠惰的性格，一種優美的，恬靜的舉止，與一種特出的美麗。

因此，當她長大後他便同她結了婚。他們的結婚生活是很和諧與寧靜的。代替他們年齡的巨大的相差，他對她有一種全然的自恃，這她是應得的。

在法蘭西，結了婚的人是不像我們樣的，他們生活得不太互相接近；他們互相的要

求因此不太嚴格，他們的失望也不太殘酷。

她是不快樂的，但却滿足。這是要謝謝他所給她的那一切。財產沒有使她厭倦，相反的，它常給她一種幼稚的愉快。但它沒有一個人懷疑；因為她常做得自恃而且富貴。人們偶而推想到她的出身不很好；但當沒人回答時，他們停止問了：在巴黎——人們是有許多別的事要想的。

她的過去她忘記了。她忘記了它就像我們忘記玫瑰，絲帶，與我們年青時的退了色的記憶一樣，——因為我們不再想它。文們被鎖着，而且鑰匙是放在一個我們從不開的抽屜裏。而且——假如碰巧我們偷眼看進那神祕的抽屜時，我們將立刻知道那些玫瑰或是小絲帶中的一份已經失去了。因為我們記得它們最後的那一剎間：這記憶是像先前一樣清新的躺在那裏——一樣的甜蜜也一樣的苦痛。

在這種觀念下她忘記了她的過去：她把它鎖在抽屜裏並且把鑰匙丟了。

但偶然在夜裏她仍舊夢起那可怕的夢。她一再感覺到與她同住的那個老婦人，是怎們搖她的肩，在一個寒冷的早晨送她出門，到做花球的那太太那裏去。她一定在牀上驚

起來，而精神上恐怖的看着那無邊的黑暗。但她立刻又感覺到那絲被與柔軟的枕頭；她的手指摸着她的大牀的富麗的裝飾；潔白的小睡眠天使慢慢的靠近，那沉重的夢退了，她喜悅的充滿了異樣的，說不出來的輕釋的感覺，就像當我們發覺一個可怕的惡夢只是一個夢時，所感到的一樣。

x

x

x

靠在天鵝絨的墊子上，她坐着馬車去參加俄國大使的盛大舞會。到接近目的地時，她的車走得更慢了，她的馬車參加進那長的行列，一步一步的前爬着。

在酒店前面的大廣場上，提燈與煤氣燈明亮的照耀着，一大堆人已經集在那裏了。不僅是路過時停一停的行人，而是工人，懶人，貧婦，與身份不明的女人——事實上，大半是這些。他們全緊緊的站在馬車行列的兩邊。滑稽的言語與粗俗的話語，全是巴黎本地口音，從四面八面向有錢人的耳朵攻擊着。

她全聽見，她許多年沒有聽見過了，想起她也許是這長長的馬車行列中，唯一的了解從巴黎渣滓所來的這種下流話的人，她臉紅了。

她開始向在她四週的面孔看去，對她似乎她全認識她們。她知道她們在想什麼，在她們的緊裹着的頭裏盤算着什麼；慢慢的一羣記憶中的人衝來圍住了她。她儘全力的向她們抗拒；但這天晚上她已經不是平常的她了。

最後，她的神祕小屋的鑰匙沒有遺失，在抗議下她送它上去，記憶壓倒了她。

她記起她自己——但大半是個孩子——是怎麼常用貪婪的眼睛，攫取着那些坐車到舞會或是戲院的，穿得考究的漂亮女人；她怎麼常爲忌妒那些她爲別人而做的花球，傷心的痛哭，現在，在她前面她看見了同樣貪婪的眼睛——同樣不滿足的，憎恨的忌妒。那些憂鬱的窮人，半輕蔑，半恫嚇的看着那些馬車的隨從——她全知道他們。她也不是嗎？她是個小孩時，擠在角落裏，專心的傾聽着他們憤然的講着生活的不平，有錢人的虐政，與工人的權力。

她知道她們恨一切——從喂養得好的馬與車夫到發閃光的馬車；尤其是那些坐在裏面的——那些貪婪的吸血鬼，與那些裝飾與珠寶就花去比她們任一個一生所掙得的錢還要多的女人。

當她看着馬車的長列慢慢穿過那些人羣時，另一些東西又回到了她身邊來——一幅她在修道院裏的學校生活的半忘了的畫像。突然她想起了巴萊奧的故事，他帶着他的戰車穿過紅海去追以色列人。她看見了浪濤，這她常是想像做像血一樣的紅，像牆一樣的豎在埃及人的兩邊。於是摩西發出了他的聲音，把他的杖伸向水面一指；那紅色的海波重新衝在一起，淹沒了巴萊奧同他的隊伍。

她知道現在豎在她週圍的牆壁，是比那海浪還要狂野與貪婪；她知道所差的只是一個聲音——一個摩西——來使這個人海活動，這紅色的巨浪一定會無情的掃去與淹沒了這錢勢的。

她的心極烈的跳着；她戰抖的縮在馬車的一個角落裏。但這不全然是恐懼；而是這樣也許那些人不能看到她，——因為她們看見她她便會羞愧。

在這些統治者與吸血鬼中間，便是她的地位——在這舒適雅緻的馬車裏——了嗎？她不是有些屬於外面那些憎恨的人羣的嗎？

味遺忘了的思想與感覺，像被長時間關着的野獸一樣，又抬起了它們的頭來。她突

然在她赫奔的生活裏感到異樣與孤寂；帶着一種有不可思議的魔力的渴望，她回憶起她所離開的那糟透了的地方。

她抓着肩巾，她是被一種狂野的願望要毀滅，要撕碎什麼東西！這當兒，馬車轉一個彎停在了酒店的前面。

僕人打開了門，帶着她的美麗的微笑，她的安祥文雅的舉止，她從容的跨下來。

一個年輕的侍從武官樣的人衝了過來，當她挽起他的臂時他高興了，並且，當他認爲他看見有一種不平常的光亮在她眼裏時，他更喜不自禁了，當他感覺到她的手臂是顫抖的時，他是最得意了。

驕傲而且充滿了希望，他以極優美的態度引着她走上發光的大理石的階梯。

x

x

x

「哦，告訴我，美人，什麼和善的運命賜給你特出的教養，什麼使你同屬於你的一切都與旁的不同？假如只有一朵花在你的髮上，它也有它自己特別的魔力，彷彿它是爲朝露所薰香。當你跳舞時，彷彿每一塊地板都升起來迎接你的腳。」

這伯爵對這長而成功的恭維很滿意；因爲他不輕易的表示這關聯他自己。他也期望着，這美人也一定會表示她的感覺。

但他失望了。她俯在洋台上，他們是舞後來這裏乘涼的，同時注視着那還在來着的馬車與人羣。她似乎沒有了解伯爵的恭維；他聽見她低聲念着迷樣的字「巴萊奧」。

當她轉回來時，他正要開口訴苦，當她向客廳跨一步時，她在他面前停了一停，用那雙大而奇異的眼睛——他從沒有見過——看着他。

「我不相信有什麼和善的運命——更沒有一種教養——賜給我，我親愛的伯爵！但你說我的花與我的跳舞，你的敏感已經有一個巨大的發現。我將告訴你這薰香它們的朝露的祕密。這露是淚，我親愛的伯爵；——那淚，忌妒與恥辱，沮喪與忿怒浸透了它。在我們跳舞時，對你彷彿地板在波動，那是因爲在千萬人的憎恨下它顫抖了」。

她以往常的平靜說後，和善的點了點頭便進客廳去了。

那伯爵全昏憊的獨自站着。他向人堆裏看了看。那是他常看見的一幅景象；這九頭蛇的頭樣的怪物——他曾經在其中投進了許多適合與不適合的妙語。但這一天晚上，它

第一次使他覺得這個怪物用來形容一個大廈是極恰當的，奇怪與不愉快的念頭在他腦裏扭結着——在他腦裏是有許多地方給它們安身的，他全然脫離開他從前有的心情了，在他恢復平常的他自己之前，這使他又跳了一次波爾茄。

斯克萊

(Amalie Skram)

斯克案 (Amalie Skram 1847—1705) 她的原姓是 Alver。她生長在一個挪威的不幸的家庭裏，十七歲便結婚，三十歲時離婚，隨後與 Danish 的作者 Erik Skram 結婚。雖然後來他們離異了，但她仍用這姓氏來寫作。

她的作品知名的有 Constance Ring, Betrayed, Lucie 等，最爲人們愛好的是她的巨著 "The Hellemyr Folk"。這巨著共十二年才完成。

由於她自己的婚姻不幸，她的作品裏所寫的，也常是不幸的婚姻。她是一個悲觀的人，雖然她美麗與有才能。

一 朵 玫 瑰

「這的確是不很愉快的，是嗎？」他說，他很困難在牀上翻個身對着他的妻子，她是剛進來，站在不遠的地方，靠着一個舊的玻璃衣櫥。她是美麗而白皙的，彎彎的腰，灰色的下陷的眼睛，稀少的頭髮是用一個鬚捲捲了垂在額上。她的晨裝，黃棕相間鑲着黑邊的，已經穿舊與弄污了，鬆鬆的包在她身上。

「但你到底是怎麼了？」她問。她的聲調是半嘲笑，半責備的。

他用手指梳着他黑而濃的頭髮。抬起他的生着黑鬚的蒼白的臉，看着她。

她又瞟了他一眼。這一眼把他刺迅速了。「魔鬼？它們可能是魔鬼——這雙眼睛？」當他盯視着她時他想。

停了停彷彿是不在乎似的她說，「明天是禮拜嗎？」

「怎麼我應該知道！」他回答說。

「你也許不記日子？」

他把他痛着的頭倒在右手上，仍看着她。這個女人他曾經超過世上一切的愛過的啊！

她變換了一下姿勢，然而仍靠着衣櫥。這脆弱的舊東西拆拆的響了。

接着是，「從今天到你的生日還有九天。我們要怎麼慶祝呢？」

「但我想我已經進醫院去了。」

「哦，那時，自然，你將又回家來了。」她厭煩的說。

「哦——但我不會。那，自然——要我那時死了，也許我的屍體會回家來。」

她愉快的叫了一聲。似乎對他是這樣，同時一陣寒戰刺穿了他。的確她是突然大聲的笑了，「你死！那同着你的屍體我將怎辦呢？」

他照老樣躺着，頭靠在手上，仍然看着她，這種念頭，最近是常觸到他的，但他不會在他的心裏給它一個地位——總之這是真的。她一定用對迎接一個祈求的釋放來歡迎他的死的！

自然！

於是這便是它結束的方式。他是使自己對她作永遠而愉快的信託與自恃的啊！

兩個人應該變成一個人這是神話！荒唐而無理的！不！一個是主人，另一個是奴隸。不然他們便是敵人。

啊，是不是這世界裏一向只充滿了神話！

她仍然靠在衣櫥上的站着，她的眼睛不自然的掃視。

「哦，我累死了！」她突然說，同時用她的大而白皙的手抱着她的頭髮稀薄的頭。

「你是奇怪，自然，我對你的這場病沒有太悲傷。但我不能。我已經把所有的一切全給了你。我再沒有什麼了。」

「不，」他停了停說：「我看得出。」

接着他沉想起來。她所說的是真的。她曾經盡全力來使他們倆個快樂；但她的才能還不夠。或者她所給與他的不是他所需要的。一件事是確定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對他和善，也沒有一個對他殘酷。她有的是一個異樣地狹窄與萎縮的靈魂。真實與慣例限制

着。哦，他們是多不相同啊！

他讓他的頭慢慢的靠回枕頭上去。

「在另一方面，」他說，「我們是爲了互相的原故而浪費了我們的生命。」

「不錯！」她開始在地板上來回的走着。「是這樣。」

他把頭轉了跟着她。她是多醜多笨——生着黃髮的小頭，爪樣的白手同那寬胖的腰。一個小髮捲當她每走一步時，在她的白頭上甩搖着。他用眼睛跟隨着，突然，在一種剎那的慾情之下，他看見她是像當他初戀上她與她愛他時一樣。這記憶溫暖了他的心。

他躺在這裏，衰弱而且脆弱的，準備要到醫院去。她在想——她會不會同他去？不是他——他是準備獨個兒去；但他很弱。肉體的他需要一個人幫助他。

一兩小時後醫院的車子來了。

「有什麼事我能幫你嗎？」她問，但仍站着。

「沒有，謝謝，我會自己招呼的。」

她出去關上了門。

「假如她一向不是你生命——不是生存——中的一部份，」他本能的把手放在胸上，沉想道，「那你將更滿意了！——也許不！」

他想起他的正在後面房間裏做功課的，半大的女兒，他想不向她道別就走。哦，當一個人深感到生存的痛苦時——帶孩子們到這世界來是多可怕的事啊！況且，這個女兒有些對他是極奇怪的。她像透了她的母親。在她的言談與及態度都有些聯合她母親來對抗他，幾乎是有些敵意。

接着——他記憶起了過去的日子，那時她還是一個小東西，那時他們分享着快樂。但這沒有了。這，也沒有了——像別的事物一樣的沒有了。

這位太太——這懦弱而自信的女人——她能同那有說話的風雅與基督教徒的虔敬的人說長道短——她能爲他所顧慮的一切——！

哦，他們是多不相同啊！

他下牀穿起了衣服。他的膝顫抖着，當他收包裹時，大顆的汗流到了他的臉上。啊，他怎樣的需要一個妻子啊！一個有溫柔的愛與同情，他可以找到安慰與治癒他的身體與靈魂的妻子！他的妻可全然不是一個妻子。

他到醫院時他一定要找一個特別護士。

謝天！

終於他穿好包好了，他搖着的到書室去。

他要寫一封信給他的女兒，一封給她長大時讀的信——因為他將死在醫院裏，他是相信一定這樣的。

從客廳裏他聽見些怪聲音。這可能是什麼呢！他聽着，接着他知道這是他妻子的鼾聲。

他在他的寫字台前坐下來寫了：

你記得嗎？小凱倫，記得有一個時期——你是一個小東西，我，是你的年老快樂

可愛的爹爹——我們在一起時，多可笑！你記得嗎？當母親不在的夜晚，你睡在床上，我要去睡覺時，所唱的那些歌。我為你而唱——我，原是不能唱的。但你常常的還求我，並且你認為我能唱。

這封信，不在我死後你不會讀到。你決不要為我悲傷，我的女兒，但把我藏在你的記憶裏。死會帶走我們的，你知道，只是有早遲。你記得嗎？當我把手指伸到你的肋間，你笑了，你說我搔癢你。

當太陽沉下去，月亮便升起，當我知道繁星在外面閃爍，風穿過樹枝時，那我便想着你，凱倫，並且我看見你，就像你還是我的小寶貝時似的。

我應該再寫給你很多，小凱倫，但我在病着，衰弱得要死，並且我沒有氣力。

別了，我的女兒！你的父親是愛過你的，並且，就在他臨終時他也將想着你。努力做一個正直而誠實的女人！

他把信裝在一個信封裏，在外面寫上了凱倫的名字，把它藏在寫字台的抽屜裏，然

後他揩去臉上的汗，站起來，開了客廳的門。

他的妻子從睡的地方驚坐起來。

「現在你要什麼？」

「我走了！」

「哦！哦！這住醫院是無聊的！但這是你的事。」

「但你看得出我病得多利害，」他說；「僅只這——我沒有吃任何東西。」

「哦，這好像是對我，你的食慾並不太壞。」她拱起她白皙的頸子來。

她的話像重重的一擊似的打了他。他是極其需要關切，現在他是要留下他的寬恕給一個家庭，而準備去死。

「好，我得走了，馬車在等着。」

她披上披肩陪他。

一會兒後他們坐車走了。

坐在馬車裏時，他幾乎不能使自己坐得正正的，他感覺到很難過，很疲憊。他有一

一個要把頭靠在這女人肩上睡覺的慾望，這只因為她是像他樣的一個人。但她坐着，用她的尖銳的聲音——這聲音他曾愛過——講着一切的一切，他靠在馬車的一個角落里，眼淚迅速地，悄悄地流到他的臉上。

馬車在醫院的門口停下來。她爬下去，但猶豫的站着，喃喃的說醫院已經關了。

「好，你不能掀鈴嗎！」他叫道。天！什麼樣的一個女人！

很快門便開了。她在他前面走上樓梯，穿過長走廊，走進替他留下的那一個房間去。一個黑髮和善的看護同一個青年引着路。

「好，再見！」她把手放在他肩上匆忙的說。她把臉迎向他的去，這一吻，在他似乎是一種嘴唇的冷而溼膩的接觸。

49

成天成禮拜的過去了。他安靜的，疲倦的躺在床上。他的妻子來看他。她帶來了信件同報紙。有時凱倫也一齊來。那時他常哭。他用手遮着眼睛以不讓孩子看見。

「他到底是怎麼了？」她問醫生。

醫生聳聳肩。「從去年春天車子失事後他的精力就沒有真恢復過。」

「但沒有什麼嚴重，是嗎？」

醫生又聳聳肩，但這次他不說什麼了。

她從他的眼裏看出來，沒有希望；她意識到，像以前一樣，一種重壓壓着她。

他躺在床上，蓋着醫院的白被，很安靜，在他牀頭後面煤氣燈燃得很暗。他不能得到休息。時時他要變化姿勢來使他更舒服些，但他缺乏氣力。不時一滴眼淚滾到他的臉上，他要揩去它，但他不能夠抬起他的手。

他的生活變得多淒涼，多空虛，多貧乏啊！他是期望與夢想這樣的偉大事物！

但似乎所有的人都期望與夢想着偉大的事物啊！

他大半是想凱倫。他想着，當他四歲時她穿着睡衣來向他道夜安。不到他也向她的脚道夜安她是決不滿足的。「這是英吉。這是特林。」說着她用她的柔軟的嫩腳踢他的臉，先一支接着又來一支。

天，他不知道她將在這世界上遇到什麼！

他將不知道，因為今夜他將死了。

啊！啊！他多疲倦，多疲倦啊！

但這麼死——孤獨的！沒有訣別的手！

他記起他的死去的父母，可愛的弟兄，姊妹，他們也全死了，但突然，想到現在他也許可能見到他們，他高興了。

他的思想轉着，轉着。他昏迷的躺着。

「上帝極愛世界，給與了他唯一的兒子！」

啊，這是一個可愛的想法！世界上最仁慈的聖人所流露出來的一種感情，像是為瀕死與絕望的靈魂的一種撫籍與安慰。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會被棄！

誰失去他的生命將會找到它。好，他現在要失去他的了。他已經要死。

但自然也得大量得讓他的靈魂死去嗎？他的靈魂！什麼是他的靈魂？大聲的呻吟

了。

看護進來拿什麼給他喝，但他不動的躺着，她又出去了。

在田野裏的水仙——世上所有的光榮都又重新升起來——輕輕的穿過他。哦，他是多疲倦啊！死！死！來了！快來了！

一陣痙攣佔有了他。

他睜開半模糊的眼睛，注視着前面，好像他在廣大的宇宙間瞥見了一個幻影，在他前面，他看見一朵巨大的玫瑰，一朵玫瑰的巨大輪廓，比地球還大。陽光照在上面，給它無數柔軟的花瓣鑲了金邊。是芬香，它向他過來。它用神祕的調子唱着，唱着。在中央，在紫色與金色的葉裏，躺着無數解放了的靈魂，幾乎看不見。那是許多大廈——穿過他快死的知覺。

他要向那美麗芳香的玫瑰伸出手去，但他的臂很沉重，他的手指抓着被邊。從頭到腳，他的身體又起了一次痙攣。他死了。

一個寧靜的微笑從他慘白僵硬的臉上現出來。

若瑪斯·克萊

(Thomas Krag)

若瑞斯克萊 Thomas Krae (1868—1913) 生長在挪威南方的 1 個古
老的家庭裏。他的作品中最爲人所喜歡的有 “Ada Wæde” “Ulf Ran”

“Gunnor Kjeld” 幾篇。

語言學家

夏天，我遇到了當姆，他的鬍子有一種特別的顏色——我不能確定它是黃色還是灰色。他是屬於黃髮有些變成灰髮了的這一型人。他的樣子是很不討人喜歡的，而且他穿的衣服是又瘦又破。但它却有些像寬大，因為他的衣服上沒有鈕子，因為他總不留心他的褲子——簡直疏忽到差一點褲子便要落下去的地步。

他常跑來找我抽一斗我的烈性烟草。他很愛這種烟草，常堅持着它有茶味，與些我從沒發現的。我仍能想像得出我劃燃火柴遞給他時，他的謝謝我。「嚇，謝謝！很謝謝！我會自己擦的。」隨後他一定懷疑的看着我——好像他是要證實出，我的這慫慫是有特別意思似的。

當姆是一個男學校的校長，也是那些過份慫慫的人中的一個，這些人常可以確定他們是不幸的。也許學校裏的學生困惱了他，也許這影響了他的舉止。的確，他的過份的禮貌幾乎使我有難為情——他比我年齡大。他常說：「我可以冒昧的問你的意見嗎？」

不錯，是的……我敢說你是對的。嚇，我已經，我承認，想過那——那——但是，我說過，你是全然對的。」

那是我所有過的一個淒涼的夏天。也許陽光在別的地方是暖和的照着；但在我們所在的海邊却很少見到。成天的天空都是灰色，而且彷彿催使着波濤從海裏滾了來。

好多禮拜後我們有了一個上午。雲已經退去，太陽可愛暖和的掛在天上。最奇怪的是它像往常一樣的使我們暖和。因為那一天是在深夏——是一年內最朦朧的日子。但這却沒有毀傷了它，反而替它置上一種奇異的傷感——一種我們會聯想到沒落與毀滅的感傷。

「我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鄰人！我請你原諒，這是一個平凡的發現。但我發覺自己常重複着它。像現在問題是在我自己！我相信你認為我是當姆，普通平凡的當姆，男學校的校長。你當我的確是一個活的語言學。你料想我的精神是全然滿足而且寧靜。你以為我最關心的是看青年們的受教育，就像巴恩的啓斯吐芬的加冕，或者是像賽西羅

講述古代詩人一樣。你更想做我讚賞「班上的好孩子」的志願與他的記各式各樣名字才能。哦，讓我告訴你，我曾——我也曾經好學過；我也曾經是「班上的好孩子」。但是，天！在生活中我有過的人的愉快是多少啊！哦，我讚賞的是一個，一個壞青年，他在書桌上讀，並且在邊上寫——一個精神好的人，對功課他沒有興趣，但却很熱衷低聲講話，假如你知道我的意思。好，信不信，我——不錯，我讚賞他——妒忌他——甚至恨他。這懶東西有一天會有成就的；他不出賣他的時間；他有一天會面對着悻心的生活的；好機會來時他會抓住的。同時他會享受生活的奢侈——這我曾經否認過。美麗的女人會吻他的美麗的眼睛，與把她們白得像水仙樣的手，伸到他的柔軟的頭髮裏去的。」

當姆突然臉紅與變得窘迫了——他從沒有一次說這麼多，也不會洩露他自己。

我笑了。「你是對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的鄰人！我的確沒有夢想到你有別的而只是
一個語言學家。」

「語言學家？語言學家！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看你是認為這職業——全是兩眼昏花

的老頑固——裏是有着不正常的一切了！啊，相信我，那些語言學家還是一些值得尊重的人——每個都是在他們行進中，不注意的毀了些偉大的渴想的。同時記住一點：語言學家是對任何時代的歷史都感興趣的，他們學習不尊重人——那些有價值的人，那些活的英雄，他們知道各時代的文學，藝術與文明；荷萊士（註一）有力的短詩，樂極生悲的執袴子；泥維（註二）的傳奇似的亞摩里斯，他的公主的情人。啊，相信我，許多嚴肅的語言學家，他們每天勸告孩子們向上，在心裏渴望着死，像一個異教徒，一個漂亮赤裸的野人似的，他們像弟兄般的注視着星星與太陽。」

我們——當姆同我——在屋前的小走廊上坐着。太陽已經落下去，最後雲朵也退到西邊去了。沒有人來打擾我們，他以一種幾乎令人聽不見的聲音緩慢的繼續講着。

「在我穿過這些年月的當中，我也有過些戀愛——一種迷戀。很常的一個時間，我熱烈的愛着那茜卡——這我認做是我幸運的投機中的一個。那茜卡回來了，像以前一

（註一）Horace 羅馬詩人（65—28BC）

（註二）Ovid 拉丁詩人（43.B.C.—17AD）

樣，我的感情——她不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她常具有着一種紫蘿蘭與大地的芳香。但接着我又愛上了別人，更深，更熱切，更瘋狂。朱麗葉，魯克麗莎，克麗奧派特拉（註）——不錯，你可以笑，你用不着怕——當姆，這抽溫和烟草的小校長，與許多君主的君主的克麗奧派特拉——漂亮的一對嗎，唔？

「好，在我的與這些令人消魂的女人的無數次迷戀中，我是極不快樂，痛苦與難過的。」

「但是，上帝保佑！」我叫道，「你們語言學家都是全像這樣不幸嗎？」

「不是完全，但有不少。我有一個朋友，他不時要為拜倫害次病，於是他便可以驕傲了，我告訴你。另一個是對拿破侖濫費愛情。當他一醉時他便說：『我感覺我同你是同族，偉大的凱撒，我是像一個帶着受傷的翅膀的天使般的，坐在荒涼的島上。』」

我笑了，「受傷的翅膀？」

「不錯，這是他說的——『受傷的翅膀』。自然，這一切全是毫無意思的。」

（註）所提人名均係有名之女人，如朱麗葉見莎士比亞之「鎔情」。克麗奧派特拉是埃及最末之女皇。

「不過老實說」過一會後我說，「這種怪癖我常認為人們可以在大學裏解脫它。哦，這種使我們的神經慢慢衰弱的是外來的因素。只要我們能去看一次，我們也有些幻想的。……但是聽着，你不曾同幾個活人戀愛過嗎？記住，你的親愛的朱麗葉，你的黃髮的魯克麗莎，你的不知足的克麗奧派特拉都全是灰塵！你不曾遇到過什麼使你跑進歷史去，與使你有這夢想的人嗎？」

「我——我不知道怎麼說。總之，我認為最好我不背棄歷史——世界史！」
當姆異常的笑了，我看着他。他低着眼的坐着，好像他是慚愧似的。

「所以你不願把它告訴我嗎？」我問。「唔，這是不自然的。人們在漫長的途中，是甯願閉着他們的幕生活的。」

「不錯，你是很對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資格生活，像你說的，閉着他們的幕。不過，我能告訴你一些你也許有興趣的事。這偶然的事情，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確是一個心理學的因素，你是感興趣的，我相信，在心理學上，……而且，一個人有時要發洩一下——雖然它會痛苦。」

「好，讓我告訴你，幾年前，我在一個家庭做家庭教師，它是一個小康的家庭，它生活全是對它自己，它蔑視它的鄰居，一個會計，一個執行吏同幾個農人。我所教的那兩個兒子，是懶而已無作用，但却很好動，很固執。的確，全家沒有一個不是自大，自負，這使我在那裏沒有一點點愉快。但是——想想——我熱衷的愛上那女兒了。一個不是愚蠢而是可怕的迷戀。它使我成了現在的樣子。我相信，你已經注意到，我對自己是沒有大幻想的。這迷戀是——我可以說——一見生情。哦，怎樣的一種生活！它使我的眼花了！她的名字是烏茄拉。她生着一頭黃而柔的髮髮，一張表示生機與精力是在蒼白下面的蒼白的面孔。的確，就是現在，當我想起她來時，這一切都回來了——我似乎看見些陌生的美的東西在我的眼前。至於她，她對我是很友善的，別的就沒有什麼。她喜歡摩登。她兩次到哥平哈根去見識見識，同時把那裏的生活告訴我不少。我自己，你知道，是從沒有離開過我們的首都——指挪威首都奧斯陸言。譯者——的。好，像我說的，我發現到沒有什麼會使她對我發生興趣，你也可以由此了解，當我現在要講的那事發生時，它使我的很驚奇與使我的幾乎恐懼了。」

「她病了。在開始她沒有說一句話。最後她躺到了床上去。那醫生，一個半瞎的老鄉醫生作了很多診斷，但幾乎沒有一個是對的。有一個時期她可以下牀似乎好些了；但大約一個禮拜後的一天早晨她發下一次痙攣。一個很嚴重的痙攣，當天晚上，她的家裏決定第二天送她到京城去找大學的一個教授去。

「接着那『奇蹟』——一個動人的字，假如是把它作普通解釋的話。——來了。

「大清早，你知道，我被女僕人叫醒了：烏蘇拉小姐要同我講話。我簡直不能了解，但我仍很快的穿起衣服，摸着到她房間去，進去了，那時還是半昏暗的。那時是十日，還不到七點鐘。這位小姐睡在她的床上，她的手向我伸着，好像她是在等着我似的。她美麗——啊，的確美麗！她的樣子很美，像一個舊畫像上的精美的影子般的素描一樣。我走到她的床前去。

「『烏蘇拉小姐，』我說，『你要見我？』

「『告訴我！』她低聲的說，『你已經愛上了我！』

「『烏蘇拉小姐，你是什麼意思！』

「『是的，你已經——你已經愛我了。我很容易看得出來。』」

「『烏蘇拉小姐，』我說，我在床邊跪下來，『是的，是的，我隨時都愛你。』」

「她直直的看着前面微笑了。」

「『烏蘇拉小姐，』我低聲的說，『這是可能的嗎——你真關心我？』」

「她伸手抱着我，把我的頭緊壓到她的胸上去。」

「『不錯，』她像狂喜似的低聲說。『我真愛你。你！你！吻我！』」

「好，來描寫這些事是沒有用的。當我離開她的房間時，我是昏了。半瘋狂了，她坐馬車走時我們的眼睛互相盯着，她苦痛的樣子深深的感動了我。的確，她看我超過了看她的父母。」

「她常寫信回家來——給她的父母同給我。但那些給我的信的信封是陌生的筆跡，好像她不敢讓她的父母知道她寫信給我一樣。好——總之，我最初收到的信是說她的孤寂的生活，死，她現在已經不怕它了。隨後自然是她的愛情。她真愛我，她寫——真的，真的！她常常寫。這使我安心，你明白。」

「我給她的信沒有做保證。不過，我有生以來從沒有寫過那樣的信，天知道那些字是那裏來的！但它們來了，沒有表明，沒有誇張。我甚至可以感覺到那些字在震動着。」

當姆彷彿在想似的停了停。

「接着春天到了，」他說：「她已經好，真好多了。醫生寫信給她的父母告訴他們說一切危險都已經過去。她可以在夏天——六月或是七月回來。」

「她給她的父母的信愈更多，給我的變少了。那很少的信是告訴我她的快樂，死現在已遠離了她；在她前面躺着生命——生命與夏天。」

「她從沒有問過我怎樣。」

「也許你已給看出我隨後所看出的了。」

「她比從前更美麗的回家來。我簡直不能全然歡迎她。她對我已經又變成一個陌生人；她已經變得同我第一次見她時的一個樣。的確，這是不奇怪的。你記得我最後看到的她是怎麼樣——病，痛苦——同時她——嚇——她似乎不去記那麼多。哦，她一定記

得的，而是她顯然的不要去回憶。

「六月是不去想十月的。」

「好——我很合理的做了。一天晚上我同她談了一次。她答覆我的問題，似乎暫時
 擱回到過去的一切去，也裝上了我所記得的那奇異的秋天早晨的外表，但她使她自己掙
 脫了出來。」

「『唔，』她說，『那時我想我念着你，同時我要你愛我。我那時太年輕，太怕
 死。』」

「『你是怕在沒人愛你之前死去。』」

「她驚奇的看着我：

「『但現在，』我繼續說，『你用不着再怕了。』」

「『不！』她突然叫起來，她的睛眼閃着光，她的臉上現出愉快的樣子。『不，現
 在我不需要再怕了，啊，脫離了一切黑暗是多好。啊！我將決不，決不要去再看它，雖
 然在那時我並沒有認爲它太可怕。』」

「『好，烏蘇拉小姐，我曾經在一個可怕的時候有過些幫助——也許你不時會記起我。』」

「『啊，你太慈善了！我相信我是不好的；我仍然是我。你很失望嗎？』」

「『失望？』我笑了。『我將怎麼回答呢？失望！哦，我完全了解你。再見！小姐！』」

「她把手給我。」

「『再見！』」

「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彷彿是一切光明全離開了我。突然我又同我自己一起。『記住，烏蘇拉小姐！假如你還需要另一次幫助，這種理論只能在最可怕的需要時使用。』我說。」

x

x

x

「你現在也許明白了吧，爲什麼我會縮着自己，爲什麼我對我的衣服這麼疏忽，與爲什麼我讓鬍子長着使樣子像個老摩西人似的。我已經掘壕來保衛自己，我將會有安

靜。一天天的忍受是壞得夠了，但要在夜里驚醒而爲想以至不能睡着——那才更糟。

「不，現在我抽空學着意大利文與現在的希臘文，間或也同一兩個同事去旅行。在學校裏我引着學生們作短距離的漫步，穿過古代亞洲荒涼的部份，在那裏有時你能有棗子吃，琥珀色的棕櫚酒喝。直吃喝到頭痛。」

「從往昔中最老的！我喜歡去夢想它！有一天，我們自己的年紀也會變得很老，而且我們將不在這裏了。我們將不在忍受，同時也沒有人會來問我們的歡樂與悲傷。」

「不久秋天會來！那將冒險在這自然慢慢死去的當中，與自然去作一次旅行。在秋天，自然是有一種沉思的憂鬱，而且，她也不怕認識她的沉重的憂傷的。她忍受着十月的陽光的照射！她用枯葉來裝飾自己！她忍受着野風的吹襲與迷霧的籠遮！——啊，她是一切高貴與熱情，高貴與熱情。這一切——所有這種顯著的原野的憂鬱——我把它像對情人似的印在心裏——」

我仍坐着與奇怪的-looking 當姆，孩子們的教師。他暫時成了另一個人——誰或是什麼人，是不容易說出來的。但接着他回來了；他的面孔與神情變得老而且自知。

「天。」他說，「我幾乎相信我對後者變得誇大。但現在要縮回來已經太遲了。我認爲它真的是遲了，不是嗎？你說什麼——我們進去嗎？十點多了。」

奧拉夫·鄧

(Olav Duun)

奧拉夫·鄧(Olav Dunn)一八七六年生於挪威，爲具有國際聲望的挪威作家之一。近代常爲人以其與易卜生相比，他所寫的多是未受教育的農民。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六部相連的小說：The Juvindigs, Blind, The Great Wedding Fairand, Gowth, The Storm. 在這部大作品裏，他寫出了一個農民家庭的一切與將來。他也常寫短篇，多包括在“Blind-Ander's Stories”這個集子裏，借Blind-Ander's所講出來的，本文那係選自“Blind Ander's Stories”。

在聖誕節

現在的摩哈曼是別的人了，在我是小孩時，是一個叫蓋白里爾的人的。摩哈曼是一家人由父親傳給兒子，永遠相傳的。這家庭是被看做一個有能力的，一個好的自耕農，但蓋白里爾可不夠太好。一個人看得出來他是知道這的，不過在別方面，他是一個你在這區域裏所能找到的正直人。他結過婚，很幸福，有三個女兒，但沒有個兒子。梅茜是大女兒——我要告訴你的便是她。她人又美又好。那時我只是一個小孩，但我真記得她，她高而且挺直，白皙的膚色，和善的眼睛，這都是一個人企圖留戀與跟着她的，隨她到那裏——有很多人這麼做。當年青人在一起沒有四弦琴時，他們常去找她來特拉！拉！拉的來跳舞，因為她有很好的嗓子，而且常常是快樂，輕鬆的。她一來，她常把全付精力都放在舞會裏，縱雖她很少說話，或是沒有說。

在尼斯特郎，摩哈曼的正右對面，你還可以看得見些舊房子。在那時是一個叫安德烈的佃農住在那裏。他從前是一個自由民，從尼斯來的，他一向都很好；但是，我要

說，除開佃農別的他都不是，在那時新法律還沒有頒佈，來使佃農同自由民是一樣平等。他有一個兒子叫塔萊；這是這家庭的舊姓，並且，像它所發生的，以後出生的都爲他們自己做點什麼。他同梅茜是同歲。她對他發現了什麼我不知道，別的人也不知道。他只不過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但她是她所需要的。別的人貢獻他們自己她只笑笑。梅茜同塔萊私下訂婚了，人們說，但每一次他主張去找她的父親求婚，她都失去了勇氣。

「沒有用的，我怕，」她說，「我們還是等等。」

「我已經足夠了，但似乎對我還有。」塔萊說。

「等着什麼好事的人他能得太久嗎？」她笑了。梅茜在事態惡化是更常笑的。

「但我不是生了來等的。」他反對說。

「我也是一樣，」她回答，同時說：「但爲你我等二十年。」

她告訴她母親她要同尼斯特郎的塔萊結婚。母親生氣而且罵她了；她最好不要再在家裏做這種昏事！這女孩去找她的母親，但她笑她了，她像笑一個孩子要去拿銀幣換銅元一樣。梅茜不再說，甚至對塔萊，但他一定已經知道了，雖然他不說什麼。一天晚上

他把船划進港，直直的到摩哈曼去找蓋白里爾。他在屋裏找到了他。幾乎所有的方法都用過了，但塔萊並不為他們怎麼；他不猶豫的便要與梅茜結婚，好像他是一個要人似的。房間裏死一樣的靜，那些人現在都希望他們是在別的地方。

「好，你沒有什麼反對，是嗎？」塔萊問。

蓋白里爾把他補着的靴子放在一邊。汗珠在他的眉上出現了。

「你沒有真想你會得到我的女兒，是嗎？」他問。

「假如我不，那我不來這裏了，」塔萊回說。「也許我還不夠好——唔？」

「你不知道她是要配自耕農嗎？」

「哦，是的，我知道，同時我也沒有什麼與自耕農相抵觸。」塔萊說。

這時梅茜說話了。

「我們倒願意丟開自耕農——假如這是阻礙的話。安妮同瑪莎可以那麼，是嗎，塔萊？」安妮同瑪莎是她的兩個妹妹。

「那我們可以，」他回說：「但我不知道我們應該怎麼。」

「你閉住嘴出去！」蓋白里爾對梅茜叫道。
她緩慢的向門口走去。

接着他站起來正對着塔萊。

「你這下賤的佃農！弄得錢能做自耕農又回來——那也許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們又談！」

太太在凳子上咳起來了，她替梅茜有偉大的計劃的。但蓋白里爾重覆着他所說的話。

「假如你是一個人你得這麼做！」他又說。

「很好，」塔萊說。「我將聽你的話。梅茜發過誓她將爲我等二十年的。我就去，我會回來——向上帝盟誓，我會的。現在我們立過誓——塔萊同我。」

說完他便出去。梅茜哭了，但另外的人却呆呆的站着。接着塔萊走了。

他曾經暗示給梅茜他也許到海上去——這對他似乎是能弄錢的最快一條路。一年跟着一年地過去了，他們不會聽到他的一個字。她的父母同別人都勸她最好忘記他。她只

對他們笑笑；到二十年還有很長一個時候的。那些求婚者變得疲倦最後不來了。她仍然同青年們在一起，並且鼓着勇氣，但她已經不像從前的那樣有很多歌了。

一個夏天，在拿龍賽會裏，她遇到了一個從三都來的青年，他是一個愉快人，樣子像一個快樂的孩子，同時也是賽會裏最好的跳舞的。他的名字是若爾。兩個怎麼認識是不聽見說的，但他說假如他不能同她跳舞，那他以後永遠不再跳舞了。同她跳舞——便是他所要求的一切。蓋白里爾同他的妻子也在場。他們很爲她高興；她以全副昔日的精力跳舞，並且又像她自己了。他們也爲那生人喜歡。蓋白里爾甚至查問了。若爾已經沒有一點現錢，同時是一個在期望中的自耕農。人們從這些日子裏看出他是一個狂野，粗魯而且有一小點不規紀，但若爾不是他們一樣的人是很顯然的。似乎幾乎確定一定會有個訂婚，同時，在不久後，也有一個婚禮了，因爲梅茜常同他在一起。「爲了上帝，應該這樣的，」她的父母說。

照一切看是一定沒有過的，人們說。但到春天梅茜生一個小孩了。

這降臨在摩哈曼是來得太突然，使他們幾乎不知道要怎麼辦。一個女孩有一個孩子

在那時是絕少有的；這是一個悲劇。蓋白里爾到福拉去；他要同若爾講話。但若爾到北方捕魚去了，並且他是不喜歡很快就回家——他是一個最愛旅行的人。他的父母很和善的同蓋白里爾講，並且答應只要若爾一回來，假如他們能夠支配的話，一定舉行一個婚禮。

「好，這是最起碼要做的，」蓋白里爾說。

但他第二次又去福拉，這一次他見到了若爾。不——若爾不要結婚。結婚他認為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並且在女孩訂婚後他還有要學習的。蓋白里爾用盡一切壓迫他，他全不管——偏說他是半請求並恐嚇的。若爾是強者。他把錢放在桌子上，叫蓋白里爾拿去——是給孩子的，他說。

蓋白里爾回家時氣壞了。他把兩天的好時候都花了躺在牀上。他叫梅茜來問她是不是她為怨恨才帶這恥辱來給他。她向他保證說不是。她完全相信若爾；她只是太愛他了。說着她坐下去哭了起來。

接着便到那特別的聖誕節，我所要告訴給你的便是那聖誕舞會。我也在場的。那時

我只是十六七歲，但我已經不太小了。一個禮拜六晚上。我們都在尼斯，六十多個左右青年，正談着弄一條船到港口去看摩哈曼的姑娘們怎麼慶祝聖誕節。一個暗示現在這也許立刻會給梅茜一個結婚的提議。另一個表示他願去，同時好好的看一下她的孩子——他還沒有見過他的。於是我們坐下來談了。她的孩子那時已經三歲左右，三年來他們很少見到梅茜，雖然她不在乎的接受了恥辱。

隨後我們看見一支小船搖進港，到摩哈曼停船的屋裏去。裏面有四個人。他們小心的把船拖上岸，到屋裏去了。從我們所看到的，他們一定有些聖誕表演，並且一個帶着架手風琴。我們斷定他們是從福拉那邊來的。接着，我們也出發了。

那四個證實是從三都來的——若爾同他的弟弟與另外兩個粗魯的人。他們是在那裏參加過一個聖誕節，跳過舞，現在又來這裏。他們是順着訪問老朋友。這是聖誕節，不是嗎？蓋白里爾獨自反對那「僕人」，他真不是一個人，而且要他們走也沒有一點用。同時，若爾也不是一個能夠迴避的好人，有些像，人們說。現在他要來看他的兒子。我們到時，聖誕麥酒已經拿來了，客人在互相傳遞着。他們也給我們一些——對每一個人

都是一滿杯同一句好話。

「你們不再生氣我了嗎？」若爾問蓋白里爾同他的妻子。

沒有一個回答。若爾迷惑的看看他們，然後轉了對着梅茜。

「你怎樣呢——你生氣我嗎？」

梅茜笑了；這是三年來的第一次。

「好，我可以說我是特別喜歡你。」

「好，但這是聖誕節，不是嗎？」他說。「他在那裏？我們的孩子，我是說。你將讓我好好的看他一眼嗎？」

她去找他時，她的臉像玫瑰一樣的紅了。她那小孩在屋裏展覽了；他對付得很好，雖然到最後他已經快要哭。

「哦，梅茜，梅茜，誰會想到你！」若爾笑着叫道。同時爲祝她康健喝了酒。

又來了另一巡酒，隨後繼續來着。「再來！再來！」我們笑着說。這是一個滿意的聖誕節，蓋白里爾。摩哈曼似乎重新活起來了。一個幫助着另一個，自然，這特別是使

梅茜快活起來的。因為近來她已經不是她自己——她遭遇了一串艱難的日子，但現在她光亮得像在山頂上的旭日了。

「這是一個什麼箱子！」她拉出手風琴來時，她笑着說。

這樣的一架手風琴我們很少人見過的。她不停的拉着，好像她不大知道它是做了供奏音樂似的，立刻聲音響了。她的手指碰到鍵。女孩子們全圍着她。她們試它，笑了，她們笑了，又試她，而且笑得最開心的是梅茜。

主人把它拿過去，表現他的技能了，在我們還不知道前我們便跳着舞，每一個都跳。因為這是聖誕節，並且在這些日子聖誕節與聖誕節之間是很長一個時期的。另外的青年來了，並且，像以前一樣，當音樂響時，我們把摩哈曼的每一件東西都翻了過來。脚最快與笑得最甜的是梅茜。就是老蓋白里爾也同他的妻子起舞了。一個不講理的人從地窖裏搜來一桶麥酒；我們把它放在桌子上，在我們找到空與口渴時便去喝。有一兩次我們停下來去找點東西吃——我們從沒有過這樣的一個聖誕節！我們常常看到梅茜是倘若爾跳舞，不然便是她坐在他膝上休息；但我們立刻便忘了它。

快。

「現在事情便像它們應該的發展了，」蓋白里爾說。

汗珠與愉快幾乎壓倒了他。她的兩個妹妹也一樣快樂；她們在跳舞時脚步是特別輕快。

到最後我們停下來時，外面已經大亮了。一個晴明的禮拜天的清晨。

「已經亮了，蓋白里爾。摩哈曼，」若爾向白蓋里爾叫着說。

「也許，」蓋白里爾說。

「它也是我們的黎明！」有梅茜坐在膝上的若爾叫道。

「我是在想着我自己！」蓋白里爾笑了。

若爾問去找牧師遠不遠。他把結婚預告在這一個禮拜天便發表出來。

「因為梅茜小姐長得更美，更美，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要帶她同我回家去。」

只一小會，蓋白里爾說。「我們可以馬上到牧師那裏去。」

「這是一個他講道的禮拜天嗎？」一個人問。

「的確是的，」蓋白里爾說。「這，讓我告訴你們，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拿點

東西給我吃，太太，同時把我的禮拜天的衣服給我，我們要去。並且弄點早餐給每一個人。這是在星宿裏顯示着，這便是。在天上統治着的上帝是有力的。你帶着婚書嗎，若爾？」他問。

沒有，若爾還沒有——他先前沒有想得這樣遠。一兩個客人抬頭看着。

「哦，不過我會處理的，」蓋白里爾向他保證——他不是一個小人物。「它會像塗過油般的很容易通過的，」他說。「我認識牧師。」

四個人划着船送他們到那邊去發表結婚預告。牧師沒有問題。他們去後，我們剩下的同新娘跳舞，每人輪一次。

這時，有一個叫卡爾·克文斯台的人在那裏。他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家裏是自耕農，雖然沒有任何希望，却不斷的與梅茜試他的運氣。蓋白里爾的第二個女兒是安妮。她是一個最直爽的人，並且心很好，人們說，但是，比起梅茜却不太美。她幾乎沒有過一個追求的人，因為他們都需要梅茜。克文斯台想得很快。他才剛弄清楚安妮要得嫁自耕農，他便把她拖出去向她求婚。她當場接受了，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們都沒有說什

餐桌又佈置好了——香腸，咖喱牛肉，燻羊肉，最好的聖誕麵包，黃油，乳酪，麥酒，——。接着我們又跳舞。梅茜很高興跳舞。她們喝酒時，她坐下去同幾個女孩子談天，不時她便向外面看看那些去找牧師的人，因為若爾也同他們一起。最後他們來了，他們的工作也完成了。一個女孩對她說——「全屋子都能聽得見——」想想你應該變得很快樂。你昨天就沒有夢到這。」

梅茜笑了。

「不，我簡直沒有夢想到，」她說。「我只希望我不要活過年。現在我希望能抹去這希望了。」

「但你快樂——在你心底裏快樂嗎？」別的問。

「是的，我是的。除開爲那個小東西。」

「那是什麼？」她們問。

「那是這，」她說，「我只希望他能看見現在所發生的事。他丟下我就沒有回來。」

我沒有聽到從他來的一個字？」她氣得抖了。

有人表示，很難說他還活着的。

「我倒希望他沒有，」梅茜說，「那我不會恨他，但我不能阻止他來這裏同時看見我是多快活。給他這愉快，我不會吝惜。」她又說。

她們不再談這。我們全沉默了。

但沒有多久。一個生人進來，於是立刻有別的事要想了。他是一個高大，生着鬍子的穿藍衣服的人，他的舉止全是一個外地人。他問候她們，希望她們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隨後呆呆的站着看看屋裏。她們請他過來坐，但他似乎沒有聽見。不久梅茜低聲哭了，同時變得死一樣的蒼白。她已經認出他。是塔萊。接着大家都認出了他。

若爾趕過去扶住她！她已經全然昏暈了。他不知道這是爲什麼。

「你是什麼人？」若爾問。

「唔，你是什麼人？」塔萊回說。

「我是梅茜的未婚夫，」他說。「假如你一定要知道。」

「不，這你錯了，」塔萊說，「我才是她的未婚夫。來，梅茜，你的手！」梅茜把手縮到背後去。最後蓋白里爾可以說話了，他走過去把手放在塔萊的肩上，解釋是怎麼一回事。

「你就攔得太久，」他說。「我們沒有一個以為你還活着。」

塔萊看看他，接着看梅茜。

「不錯，我去了很長一個時候。但我不能早點準備好。是你們要我去嚐試的，同時梅茜也答應等二十年。我儘快的趕着回來。」

蓋白里爾回答說最好他還是回到他所來的地方去；這對他自己同另外兩個雙方都好。

「你已經來得太遲，現在沒有什麼方法好想了，」他說。「這不是我的錯。」

塔萊不做聲的站着。別的人圍着他，請他像一個高貴的人一樣的離開。幾人男人用儘平生氣力的推他——他們全喝酒喝得差不多了。

「容易，老鄉，容易，」他說，他的眼睛變得憂鬱了。「你們不能恐嚇我，你們也

許知道情形的。」

在那些熱心人中有一個是很強健的，他沒有多想，便抓着這客人把他送去。但一會兒後塔萊又站在門口了。他同先前一樣的鎮靜。

「我已經在這裏被趕出去一次，」他說。「並且二十年還只是過去了一半，梅茜，這裏，蓋白里爾，這是做自耕農的錢。現在說你們說的話吧。」

他拿出一大口袋錢——幾乎全是金幣。接着他伸頭超過站在他前面的那些人，叫着說：「我求你一件事，梅茜：你把那結婚預告作廢。花兩個禮拜好好考慮一下。」

他們一齊向他一個人叫道：「不！」他們說他的錢是偷來的，有的說得更壞。他們要準備像對付一個流氓樣的對付他了。但那時他們聽見梅茜在後面說話了。

「我會照你的話做，塔萊，」她說，「假如它能使你快樂的話。我已經等了很久。但這裏是我的孩子，若爾是父親，」她笑了。

「唔，我看見他，」塔萊說。「我會做他的好父親的——你用不着爲這苦惱。雖然這在最初對我也許不太容易。對已成事實的一切，你不會聽見我責備你一句。同時這些

錢是一個老實人的錢——我相信你知道這。我是冒險而且成功了！」

若爾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他相信梅茜。他走過去伸手給塔萊。

「好，一切都好了！歡迎你回來！總之我們已經長成人，不是嗎？我們將為他的回鄉痛飲嗎？別的事都沒有了。」

對這他們大家全同意。許多人很感到很輕釋，他們認這屋子的屋頂已經沒有了。他們為這客人的回鄉痛飲，並且請他講他旅途中的事。他答應了，下一次他一定講些。他只告訴他們一個大概。他的手同臉都受過傷，他說他碰到過任何一種人。他弄到一些好東西，金銀的全有，並且，他旅行得很廣而且很遠。「現在我在這裏了，」他結束說。

蓋白里爾已經又去找過牧師了——他有的時間只剛好夠趕到教堂去。他是願意去還是不願意沒人知道，但他的妻子在笑。

「最初我們為梅茜要一個男人而嘆氣，現在可為有兩個而嘆氣了。現在她必定要結婚了。」

她是一個愛錢的，雖然在別方面是一個好女人。

這一天在摩哈曼是同有個婚禮一樣的好。吃了喝，喝了跳舞。梅茜大部份的時間是在看，但到晚上我們掃清屋子時，她參加跳舞了。她同兩個候選人，同我們大家跳舞，並且她是愉快得同從前一樣。她美麗得幾乎傷了看她的人。她的母親求她跳慢些，但梅茜笑了起來叫着說現在就跳死了她也不在乎。我們聽見，大家都聽見的。她也許並不像她所表現的一樣快樂。我們很了解她；在這兩個中選擇不是容易的。

克文斯台變得躊躇了。

「你想塔萊會做自耕農嗎？」在一個角落裏他對安妮說。這她不知道。但她瞟了瞟他。

在夜的消逝中；我們幾乎不知道它將怎麼變。在摩哈曼集着一大羣青年人，痛飲，狂歡，不要睡。這一切來得太快了。

「這，孩子們，這是一個婚禮！」一個人叫着說。

但幾乎就是同時，另一個人又叫着另一件事了。

「他們正在外面打架！」

我們衝了出去，塔萊同若爾對面站着。這是有月亮的夜晚，寒冷而且清明，他們全拿着小刀。我們呆呆的站住看着，我們的智慧與氣力都沒有了。一種奇異的光亮像包圍兩個鬥士一樣的圍着我們。他們前後，前後的移動，沒有一點聲音；這表白了不是生便是死。

突然梅茜在我們中間出現了，停了停，她叫他們，她的聲音是與淚珠一齊發出來的。

「若爾，塔萊，塔萊，若爾！」

她衝向前去企圖拉他們。他們沒有理會她。人們抓住她把她拖回來強迫着送她進去，因為她在這裏是只會使事情更糟的。所有的男人包圍上去，把他們拖開同時把刀拿了。然後我們又放開他們，讓他們去儘量的較量去。是一場好架。流血了。若爾強得像條牛，他佔了上風，但塔萊是狂野的，盲目的向他攻擊，這是他拿出了一件新武器，一支大手槍，瞄準着若爾。一聲叫喊，接着死樣的寂靜。兩個勁敵，死樣的冷靜與蒼白，互相對峙着。

接着塔萊把他的武器丟在一邊；它砰的打在牛棚上。

「好！」他叫道：「過來，假如你敢！」

若爾過去，他們又接近了；沒有一個人要去阻止他們，因為他們需要來個較量來決定，是很重要的事的。最後是蓋白里爾止住了這瘋狂。他站在門口，隨着他的，是嘎得使我們不能懂他說什麼的聲音。我們聽見裏面娘兒們在哭。最後他能好好的說話了。

「進來！」他叫着說，「你們兩個——快。是梅茜！」

他們進去時，她什麼都完了。她已經沒有呼吸。他們先帶她進來時她虛脫了，她最後所說的話是叫着兩個候選人的名字，她幾乎立刻便僵硬了。她的屍體躺在床上。

若爾同塔萊靠得很近的站着，離床很近，其餘的成半圓形的圍在他們後面。她的母親一再的俯到她身上去，求她開口，因為她不相信一切已經完了。若爾直直的穿出屋子去，塔萊跟着他，最後是我們其餘的人。留在裏面受不了。

「好，你隨怎麼也得不到她了。」塔萊說。

另一個轉了轉，盯着他。彷彿是醒了似的。

「這說起來是件壞事，」他說：「但我要說，有如你得到她不如讓上帝！」

在客人們還沒有把他們分開前，塔萊走到若爾前面去。

「我就重新離開家鄉，這次是爲好。我來引起了這些，我不相信你會原諒我？」

若爾看着他臉變白了。這是一件困難的事。圍着的許多人都勸說，他應該原諒塔萊，並且鄭重的同他談談。若爾把手伸出去。

「現在爭辯沒有用了。這樣結果也許是最好；我們就不能想出別的來。在我們沒有送梅茜走完她最後的行程前，你不要走。」

塔萊不能夠說什麼話，但從他的沉默上看，他是同意了。

於是來了一個偉大的喪禮——比任何山裏的人所知道的都偉大。每一個知道梅茜的都很想念着她。她本來就與大多數的人不同，現在在他們的記憶裏她更變大了，同時他們很難過。大半的鄰居都來送到墓地。這是一個充滿記憶的出喪儀仗。

若爾在摩哈曼一直留到喪禮舉行時。喪禮過後他來說他不想現在一個人離開摩哈曼。他同瑪莎肩靠肩的站着，人們可以看見他是握着她的手，瑪莎是這家中最年輕的女

兒，一個美麗的姑娘，並且已經到結婚的年齡了。站在那裏時，她不敢抬頭來看，她是那麼年輕而且溫順，但人們看得出她是很高興的。聽見若爾那麼說，她的父母很喜歡，別的人也祝他們兩個同那孩子快樂。

接着克文斯台要證明不只一個人。他穿過屋子到安妮那裏去。

「你知道我們所同意過的，」他說：「現在我們也來把它向大家宣佈。」

「我們沒有同意什麼，」她回說。

「你不是真表示你不忠於我？」他問：

但她直直的看着他。

「記住當塔萊回來時你所問的。是你不忠於我。」

「你怎麼呢，塔萊？」若爾看着他問。

塔萊走到安妮面前去，把手拉住她，牽她站起來。

「對這你要說什麼，蓋白里爾？」他問。

「阿門！」蓋白里爾說，並且祝福他們，他的妻子也是這麼做，接着若爾又說話了

——他的心裏很輕鬆，要說話是很容易的。

「我們搶了你的家，」他說：「但我們已經說過，塔萊同我，我們不能再做別的。它太快了，的確，但太早總比太遲好些。」

隨後傳出來先他們兩個都要瑪莎，因為她是兩姊妹中最美的一個，但當兩個中有一個聽見這時！他拒絕再同另一個走一條路——這他們已經夠了。克復這實在是容易的。但結果，像我們所看見的，塔萊是有了安妮同做自耕農，若爾則有了瑪莎。這便是說，這也是她們所需要的。

他們全生活得很愉快，他們是很好的朋友，並且常常互相拜望。

——事情便是這樣的。至於道德——在我講這故事時，我一直把它記在心上的，但現在它已經全講完了。好，它也全是一樣的。

費克白蓋

(Johan Falkberger)

費克白蓋 Johan Falkberget，一八七九年生於挪威的一個小城裏。九歲便做礦工，過着淒慘的生活。他幼年沒有受教育，但他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他的重要的作品有 *Lisbet From Jarnfjell* (1915) *The Fourth Night Watch* (1923) 等。

最後的波爾加

這是在聖誕節後六天的一個夜裏。自從聖誕前夕，在阿倫的老木教堂的鐘聲震動了北方山叢裏的空氣，消失在海斯截爾的黝黑的橡樹草原的夜晚的寂靜後，成天成夜，都有一個歡宴在山谷中輪流着，這歡宴是從阿斯貝爾——在傳說中從前谷裏有權勢的人便是在這裏舉行冬祭——開始，然後向南輪下去，一家一家的，照着古規，在聖誕節後的第六天，它便要在山後大草原的格羅納生結束。

沿牆的牛油蠟正低低的燃着，那松枝火在開着的爐裏閃着光，血一樣的紅。

老希蓋里半醒半睡坐在被爐火裏的紅光照着的半段木頭上，他的鴨舌頭歪倒在一隻耳朵上，在他熟練的嚼着烟草時，他的雜灰色的鬍子在他結實的嘴巴上豎立着。

在他旁邊，站着一個結實的青年，他裸着頭，頭髮浸溼了汗，他的手深插在褲袋裏。他疲倦的向下看着。他是鮑阿斯貝爾。

老希蓋里立起一點了，用他的爛眼睛看着他。

「你不去跳舞，年青人？」他昏昏地沙聲的問。他照老習慣的拉着皮帶，握着刀鞘。

鮑阿斯貝爾沒有回答。

老希蓋理重新坐下去。

波爾加（註一）激烈的奏着，壓倒了叫喊聲與凍了的鞋碰在冰凍的地板上的擦擦聲。蜡肉被烘得滴着油，椽木下面塵灰厚厚的堆着。穿過黝黑的窗孔，在月夜裏，雪堆上閃着一串燈光。天氣很冷，屋梁咕咕的響着，在門外的灌木叢裏，野物在奔走着。

享尼·希蓋理坐着回想着他的過去。從他快忘記的時候起，他便一直參加這在山裏的聖誕歡宴。在從前一向是快樂的。比現在快樂得多。青年人現在已經變老而且腳重了。他們只能拖着腳跳波爾加，天，至於要像他們應該在跳躍（註二）的在椽木上踢，不能說好了。他們也不能再像人們一樣的鬧了。

（註一）波爾加 Polku 是希波米亞的一種舞曲。

（註二）原文為「Handspring」，係跳波爾加舞時的一種花式一、係用手向地一撐，在空中作一次旋轉。因中文中無適當名稱，故暫譯作「跳躍」。

亨尼·希蓋里使自己走進一種傷感去。在最後兩次中他注意了好多跳舞。但有一個在他記憶中是比其餘都好。老希蓋里全沉進對過去的回憶裏去了。

那時他正在他最好的年齡裏。在這第六天的夜裏，歡宴在格羅納生結束了，同老規紀一樣的。老尼佛斯彈起迷東波爾加。正跳到一半，年輕的希蓋里突然跑出門去，他只穿着襯衫，手裏拖着萊尼兒·波倫……

在門外，他伸手圍着她的腰，拖她向攔樓門走去，她用勁的反抗着。

「你瘋了嗎，先生？」她竭力的掙脫開去。

「自然我是瘋了！」他回說。「你是要同我回村裏去，萊尼兒。」

她猶豫了一下。「他們會談論的，亨尼。」

他拖她走了……「這便我所需要的！」他熱情的回答說。

在黑暗裏她靠在牆上，這一切來得大突然了。

「你太輕浮了！」她止不住的叫着說。

「不只是你！」他又拖她走了，但現在說話時他是很鄭重的。「我太愛你了，萊尼

兒！」

「不——不！」她半低聲的說。她掙脫了他離開他。「不——不！」

她從他身邊跑了，但又停住退到一堆木頭前去。他在寒冷的冬夜裏站着，他身體內的每一根肌肉都隨着他的青春的活力與情熱在震動。他是村中最好的武士，並且現在他的血已沸熱了。他想要佔有這姑娘，誰要冒險來插在他們中間，那就要遭惡運。不錯，上天作證——他要佔有她——他跑過去，伸臂抱住她，當他們在木堆上打滾時，那灰白色的霧從灌木叢升起來降落在他們身上。

「你同我走嗎，萊尼兒？」

她又站住猶豫了，擠在木堆同開闊的胸部中間，像支小鳥似的羞怯的聽着。她很怕人們會來。隨後她突然伸臂圍着他的頸子，並且她的聲音是溫和得同她呼吸一樣。「是的，亨尼，我會的！」

狂野而且高興，他抱住她的腰，把她舉高了，又放她下來，拖着她打轉的跳波爾加，而使雪花在他們四週飛舞起來。

「你這壞蛋！」她溫柔的笑了。她把肩巾從一邊背上拉下來。她還沒有來得及重新把它繫起來時，他又拉着她打轉瘋狂的舞起來。他丟了帽子，跳到一個冰堆上，踢毬的跳着。

「我想你是瘋了，亨尼！」她又笑了，同時去拿她的肩巾。

「是的，瘋了！」

他重新戴上帽子，他們很專心的談起來。在他把老馬繫上雪橇時，她偷空穿上了大衣圍起圍巾。

一小會後，他們在星光下向山下滑去了。雪花在滑木下響着，冰柱發着回聲，馬具咯咯的叫着，路面回響着沉重的馬蹄聲。萊妮兒溫暖的緊貼的捲伏在希蓋里的膝上，羊皮顫緊緊的裹住他們。寒風在荒山上呼嘯着。

老都平以一種緩慢的步伐走着，這樣，他們慢慢的穿過艸原進到山谷裏。在這一夜是沒有理由匆忙的。離得很遠！因為他們所關心的，村裏早像從前一樣的加倍關心着，而且，夜又是這麼黑暗，無邊，這樣奇異的一個夜晚！他們現在是互相屬於對方——現

在，永遠。

在羊皮氈下面，她更貼緊着他，並且閉上了眼睛……好像只是這段旅程是永遠的似的！她聽着蹄聲，對她，這聲音彷彿是急步波爾加的塔，塔，塔的足聲。在途中，守望哨與叢林，就像在山中漫步的山神似的。這樣奇異的，一夜她從不曾有過。這個冬天一定不會完的，星星閃耀着，冰風唱着從灌木叢裏越到禿山去。

當他們接近進海斯戴爾的轉變時，那裏山谷是漆黑的，石塊豎立在兩邊，他勒住了馬。的確他是跑得比所需要的快了。

年輕的希蓋里很高興，啊，他有了一個多可愛的姑娘！在全個鄉下是再沒像這樣的另一個的……他抱住了她。歡笑是深入到他的心裏。他將一定是村中最勇猛的人。所以他得到了她。同時她，也是一個值得自傲的妻子。許多奇異的事情他們一定……

「噤，都平，噤！」

他不需要這麼走，是不用忙的。老都平站住了。他向一邊甩甩頭，接着又轉向另一邊，他很驚奇發生在他後面雪橇裏的異樣的事。

四弦琴聲突的停止。老希蓋里又回到現實裏來了。鮑阿斯貝爾仍然手插在袋裏的站在他前面。

「我一定睡着了。」老希蓋里說。

阿斯貝爾看着他。

「我們要你跳述東波爾加！」他用袖子揩他的溼頭髮時說。

老希蓋里假咳了咳。

「我怕我太老了。你知道一個快八十歲——」

「沒關係！」鮑阿斯貝爾從火前轉開時，他對彈四弦琴的說。「讓我們來一個述東波爾加！——現在，小姐們，老希蓋里要跳了！」

從在牆邊的女人中發出一陣友誼的笑笑。她們早準備好同他跳了！在谷中就不曾有過一個特出的跳舞的人。

「我太老了，我告訴你，鮑！」

老希蓋里和氣的抬頭看着。

「哦，你會弄得好的，老人！」鮑拉着他的肩企圖拉他起來。

「我太老了，我說過！」

他堅勒着。但鮑阿斯貝爾一定不答應，當琴手奏起熟習的波爾加時，老希蓋里拿了帽子，把他嚼着的煙拿了放在背心袋裏。他停了一停——然後慢慢的向維兒波倫過去。她是他妻子的姪女。

「好，維兒波倫，我想，我們來試試，」他說。「你是同我常跳的一樣。」

維兒波笑着的拉起他的手，謙順的低着頭，當他開始起舞時，輕步的跟着他。他拉着她打轉，並且直叫得牆上都有了回聲，他伸臂圍着她，又拉着她打轉。他的刀鞘豎起來，又落下去。

「不壞！老人！」阿斯貝爾叫着說。

老希蓋里大聲叫着。「Foderniller……噉——噉！」……他來一個跳躍(註)，並且

(註)見前註。

企圖去碰那橫柱。但他不能很好的做到。他又來了一次，並且用鞋底蹬着……「嗚——嗚……！」他的步法是狂野而沉重的。地板在下面顫抖着。這舞像一陣掃過的風暴，像一股急流的咆哮，像一座橡樹林的綽縵的聲音。上帝原宥他這一生內的跳舞與犯罪！對他，這似乎是雪花在黑夜裏的御壓山上的叢林。

「嗚！嗚 Dirli-anti doaler doo — Dirli-anti drolder doo……」

他又是一個精力飽滿的青年了。「嗚——嗚……！」上帝原宥他這一生內的跳舞與罪過！很快老希蓋里便不會再跳舞了……並且一種悲傷要來降臨給他。

跳舞在E弦的一個顫抖音符上結束了，老希蓋里蹣跚的回到他的坐位上去。鮑阿斯貝爾拿着一瓶東西站在那裏。

「現在 老人，你有權利來痛飲了！」他說。

老希蓋里拿了那兩品脫裝的瓶子。

「我不行了，我告訴你！」他喃喃的說，同時他把鬍子從嘴上刷開了。

「來，現在唱，老人！」鮑阿斯貝爾勸說。「你還是活潑的青年！」

「哦，我是一個過時的青年，我想——現在。」
老希蓋里唱着。

夜裏，老希蓋里坐着雪撬向海斯戴爾去。在那狹窄的平地裏，他勒住了馬。

「喘，都平，喘！」

他緩慢的爬下雪撬去，默默的站着。

不錯，——是在這裏。這裏。正正的在石塊下面。五十年前他們在這裏度過了一夜。現在她已經安眠在土裏許多年了，他一直孤獨的留着。從萊妮兒去後，對他像只有一種無味生活。但他跟她去的時間也快到了。他今天夜裏的舉動是很奇怪的。

他拖着腳走到馬的身旁去，他的毛衣被寒風吹着，他輕輕的叫着馬的名字。

是這裏——是的……就像這一夜的一個夜晚，有星光而且寒冷。那時的一切都像現在。除開萊妮兒已經去了。同時他也已經變成一個發抖的老人。

他這站了很長一個時候，一支手放在馬具上，黝黑的夜流過着。人同馬都隱沒在黑暗裏，彷彿石頭鑿成的似的。

半

鐘

(Arne Carborg)

卡寶 Arne Carborg (1851—1924) 他生在挪威一個古老的農家裏。這家庭很守舊，至使他說他是「生在十七世紀裏」。由於他自己生長在農村，所以他所寫的也多是農村，他的第一部小說是「Peasant Students」。隨後又寫了「Men」與「Wearry Women」「Peace」等。他的最好一部作品是「The Hill Innocent (Hangtusso)」。他只寫過一個劇本，這劇本叫「The Teacher」。他也常寫短篇，並且喜歡借它談論死同將來這類問題。像本文便是例子。從裏面，我們可以多少認識出他對人生是怎樣一個看法——像世紀末的大多數作家一樣，帶着很濃厚的悲觀色彩。

死

「咳！」我的伯父清除一下他的喉嚨，同時一些笑意在他的嘴上現出來。

我們在溫暖的夕陽裏坐在走廊上看着海。我講了些我哥哥的事給他，我哥哥是沉在那邊的浪波裏，現在已經死了。

「哦，伯父，」我講完後說，「那一定是可怕的——死一定是可怕的！」

「咳！——咳——咳！所以你怕死！」

伯父的樣子很弱，雖然是在盛夏，但他坐在搖椅裏，却穿着絨線衣同皮大衣。他從前是很活潑的——在附近最令人羨慕的人。但他認為過得太「不小心」，現在只是他真正自己的一點影子了。他的臉是下陷進去的；他的眼睛顯得很大而且昏暗，不停的在他濃厚的眉毛下動着，在他的兩頰同頰上，生着灰而密的鬍鬚，有幾處還帶着白點——除開每禮拜六他是不常修面的。

是有過什麼打擊使他這樣消沉的；冬天大部份的時間他都是臥病在床上，他現在是

在鄉下「換空氣」，同時想再恢復他的精力；這便是他之所以來同我們住在一起。他有親屬在這裏並且很相好；而且，假如考慮到可能的意外，來長住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並不是一個壞念頭。

我常同他在一起。我一向是很愛他的，同時他，我現在想，也沒有什麼不滿意我的。我總想以我的聊閒天，同從馬廐與僕人那裏得到的故事，來幫他消磨時間。在那時候，據我所記得，我是一個十五歲上下的少年。

因為大部份時間他是靜靜的聽着講；似乎顯得要他講話是不容易的。他常掙扎着喘氣，他的話語是含糊而且聲音很低。他時常的清除他的喉嚨——但似乎沒有什麼大幫助。有時似乎是他的舌頭阻住他，說話來得混濁而且不容易聽，彷彿麻木了似的。當他勉強着說話用很多的 S S 時，他講話特別阻滯。只有一次，好一會他很好，說話很容易。那時我很高興，因為我想現在他一定很快就會好些了。

「啊，不錯。青年人。死似乎是可怕的。」

「你不以為，伯父，死是困難的嗎？」

「一點也不！」

他這樣的作結束，使人幾乎認爲他是試過似的。我很奇怪，我不明白的看着他。

「死——咳，」他清除了一下喉嚨，「隨時都接近我們。咳！我——我很知道它。

它是——不太可怕。」

「啊，告訴我，你不嗎——假如你不太疲倦？」

「咳！沒有多少好講。咳——咳！我曾經——一生遇到好多次危險。但是——這我並不記在心上。是——咳！——當一個人——太接近死——面對面的對着它時。那他忘記——害怕了。」

「咳！第一次我是一個小孩——大概四五歲。我躺在一條河邊的岸上——那時我們是住在鄉下——丟石子到河裏。有一羣——小柳條在岸邊。一大羣。它們的嘴大張着，在溫水裏凝視着。我想開個大玩笑去——咳——嚇它們。於是來了——咳——一小會後——我自己躺在了水裏。我想這很舒服——躺在那裏。咳！我——仰臥着，正正的看着天——咳——好像是一塊青紗。但它全很清淅——很青。同時上面的光亮——咳——很

美，似乎對我是這樣。

「我變得很輕——很輕的躺在那裏——彷彿變得明亮——四週很亮。而且柔軟。一種白光。一點也不沉重——好像我飄在空中，躺息在空中——柔軟，輕鬆，空氣——溫和，新鮮，令人不相信的清淅。我不希望別的——在世界上——而只要躺在那裏休息。咳！」

「啊，那準多奇怪！」

「咳！無邊的空間圍着我——上下——四面八方——只有水晶般清淅的天空——被亮光染白——很白——很白。咳！閃耀，奪目的白光——很強，很強——似乎要使全世界遮上一層白霧般的。一個無邊的海——一個雲海——空氣同亮光的海。在這雲海的中央我躺着休息。很舒適！」

他清除一下喉嚨，拿起他放在椅邊的小抬上的玻璃杯，呷了口水，我，坐在邊上而且幾乎被這停頓弄得發抖，從他的眼睛我看得出他的生命力又回來了。

「但不能呼吸不痛苦嗎？」我問。

「一點也不；一點也不。我沒有發覺它。我只覺得輕鬆，自由。咳！但在這清明光亮的白霧裏——一些棕色綠色的陰影在輕輕的動着——一半像陰影——綠色的斑點——棕色的長枝幹——像熱帶的——咳——一座棕櫚林——還有攀椽——花——花的陰影大得像月亮——野生的，奇異繁茂的——成堆，成堆，混纏着——咳！我想我一定是落在高大的水草裏了——蘆葦同其他在池底裏所能找到的植物。」

他沉重地深深的吸了口氣。

「你有知覺嗎？」

「咳！唔，一點點，我想。你知道——這只是——像透過霧似的，印在眼網膜同腦上的一個模糊印象。咳！」

「到我醒來時所知道的，是我躺在保姆的臂裏。她幾乎發狂了——咳，咳——咳！這使我很奇怪。我只可惜我不能再那麼舒適的休息着……以後好多次我咒咀——她的跟着我。爲什麼他不能使她再佔另一個三分鐘呢？這樣便將什麼都沒有了。」

這最後的話使我很痛苦，我要安慰他。

「啊，但你在這一生中已經有過好的遭遇了，伯父。」

「有過！」他沮喪的笑了。這微笑不均稱的出現在一邊！它看起來是異樣的病態。

「有過……是沒有什麼能與將要有相比——咳！但你這不了解——還不了解。」

可憐的伯父！這是不好的！

他又喝了一口水，隨着又喝。只要他說得不多……

「咳！第二次是我正有你這麼大。」

「是在接近春天的一天。雪仍然堆得很厚，但在中午它溶化了一些。河水增高冰破了——好多地方破了。」

「我的父親要我同孩子們；同收得的乾草一齊從奧維克——這是我們的佃農的地方，你記得——回家去。咳，我們不能再由冰上過；我們從橋上走。但那時那是一座舊橋；不是一座真正的橋——只能算一座步行橋，沒有欄杆也沒有別的東西——一些木板鋪在一個橋架上，咳。它很高——所以冰仍結着——不到春天它不溶化的。幾乎只是十呎寬——剛剛好夠一輛馬車過。」

「在上面走是很難很滑的。滑水滑走着時，常會溜到橋邊上去。在下面河水發着泡的激流着——翻起着白泡沫——全條河都是——夾着破冰——同冰塊下流是的咆哮聲與衝擊聲——冰塊很多。我是坐在雪撬上，幾乎不敢向下看。它彷彿是向一個——深淵衝下去。」

「哦——！」

「咳！咳——咳！在路上他們跑在前面。我同布萊昆壓着一車稻草在後面。在橋上走時我不敢坐在草堆頂上——我去靠——靠着布萊昆——雖然我很害怕。開始時一切很好，我們一定能照樣走完其餘的路的。布萊昆是機警的人；他可以一個人駕駛。」

「開始最困難一段我駕駛；過後我想我是平安了。我挨着布萊昆，鼓着勇氣去看下面的河水；它是好看的，似乎是對我——美極了。它翻着黃色泡沫——黑而且深——。冰塊翻轉着——一塊碰擊着一塊。從我到橋邊，大約是有二十四吋。」

「突然——我幾乎不知道是怎麼弄的——草堆向我這邊滑下去，正對着我，二十四吋已經變得只有十二——」

他欠伸了一下。

「我想向布萊昆移過去來保護自己；但就在這時候那部份草又向前滑去——」

「啊，伯父——！」

「一點點——只一點點——但距離現在已經狹得我不能再向前了。啊，布萊昆！我丟了韁，想向後退來保護自己。正在這時候，車子的後部也已經滑到——」

「我敢說——」我抓着他的椅子的把手說。

「於是全堆草又滑了一時——又一時——隨後停止了。」

他深深的打了一個哈欠。我發狂的緊抓着椅子。

「咳——咳！每一條逃走的路都斷了。在草同橋邊的距離是短得使我相信，我的脚尖已經伸到橋邊上去了。我的背是靠着草堆，而且我的背已經有點彎，微微的有些向前傾——向着冰流——我的臂伸出去——前後的搖着，像一架不平的天秤似的。」

「哦，伯父，快！」

「我不能在草堆上抓到什麼；韁繩我已經丟了。假如我抬起一支手，或是動一動——」

「我準定一個斛斗翻向河裏去而不會失望的。」

他打了個哈欠。他的手指痙攣的動着。他喝了點水。

「於是我面對面的看見了死！」

「咳！我知道一會兒我便要躺在那些冰塊下面。那裏——那特別的地方——我要落下去——不是在那發泡的旋流裏，而是在另一面——我極期望立刻就躺在那裏——我的天秤愈更不平衡了。」

「那時我變得鎮靜了。我用眼睛盯着那我要落下去的地方；我使自己熟習它；立刻它似乎變得對我好而柔軟了。彷彿河水在那地方現出活人的面孔——寧靜而和平的面孔。生着一支昏暗的大眼睛，似乎是在看着我——不幸的人，這時我昏昏的靠到橋邊上去了。它似乎是在同我說話。『別怕；我並不像我的樣子這樣的冷。』唔，我說過，我那時變得鎮靜了；這世界突然對我不算什麼；一切都完了。我就要落下去——很快。我全被圍着，從那時起我感到特別的安全。」

「剛我感覺到我失去了平衡——我發覺在我的左手的手指裏有些東西——一根稻

草。」

「啊！」

「一段稻草。怎麼弄的，現在我記得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也不了解這是怎麼弄的——正當那時我一把——真的一把——抓住了同時使我自己直起來——並且轉了——緊貼着草堆。我所記得的唯一的一件事，是那時那些孩子跑來幫我，但那時我已經平安了。」

我輕釋的長長的喘了口氣。伯父喝空了杯子微微的一笑。他抱着手在椅子裏伸了伸。

「咳！過後我變得害怕了——怕得發抖……但當一個人對着死時他是感覺到鎮靜，安全。它不太可怕。」

我又感覺到，或者要是伯父對剛才的這些事不要回想得太多，也許對他會好些；我想把談話轉到別的事上去。

「我想起，伯父，」我改變話題的說。「你有機會看到過父親的那匹新的黃馬嗎？」

你認爲它是不是好馬？」

馬是他還仍然關心的唯一的一件事，因此死被忘記了一會，我們談着馬。

從這談話轉到他從前有一個時期有過的一匹馬上去，我還沒有發覺前，我們又繞到死的問題去了。

「哦，不錯，鮑昆！咳！他現在老了，可憐，他只能拖犂了。但在他年輕時他是一頭好牲口——咳，咳——而且他在我的第三次面對着死還幫過忙的。」

「啊，你是說那年青女人從戲院到她的末日。這是多少年前的事？」

我很想聽他多講些他的經歷。同時，也許他還不太疲倦，

「哦——咳——在你出世前，」他開始說了。「鮑昆是我在丹麥買得，他是一頭上等牲口。咳！他生着我所見過的馬的最好的頸——腳——同着那樣的樣子；但是——咳

——另外，我想你不了解——還不了解。那樣的耳朵，那末力，那麼小——啊，咳，就想鮑昆也使我覺得好的。可憐的傢伙！他現在老了。他遭遇到我所遭遇到的。所以完了！

「咳！好，我帶着馬回家來，開始每天駕着車出去。每一個人都立刻喜歡他了。這

個李茜——不幸的東西！——喜歡透了他，於是她來介紹她自己給我——起碼要我帶她一齊去駕車。咳，咳！——但是——好，你將會知道，不幸通常是跟着女人。咳——咳！不平常的女人一個人是應該常常小心的——在各方面。咳！在各方面！

「好，鮑昆有些變得害怕了，不幸，正好那時正是李茜拿着韁繩。它全是一剎間發生的。在我還不能拿起韁繩來駕駛鮑昆時，一個輪子滑到溝裏去了。咳！馬車衝進一個圈欄去，完全碎了。李茜頭碰在圈欄上——糟糕——頭碰上去——我是被丟出去，受了一陣不太利害的打擊，但我也暈過去了；不同的只是我醒了來——在這個世界裏醒了來。她去了。我只些微的記得一陣急跑——一衝——慌亂——輪子，車子雜亂的飛起來……咳！我沒有感到任何痛苦。同時她也沒有感到；我可以講我以後的看見她。她的臉上仍然是馬跑着時的緊張的神情；她躺着，好像她仍拿着韁繩似的。她的嘴上有一種堅決的表情——彷彿她滿有期望駕馭她。咳！不幸的人！我很爲她感到難過。雖然死的降臨她那末輕易。」

夕陽愈降愈低了。我靠在欄杆上看着雲。他也用無生氣的眼睛注視着海，或者，也

許，是注視着他內在的自己。

「……現在我病時，」他繼續說，「我又看見了死。咳！我仍照樣的早晨起來。就地板好像在我脚下消逝時，我也準備着穿衣服……我想找一個落脚處——但是徒然的。一切都離開我——溜走了——同時一種不能抗拒的力量——咳——拉我到地板上去。我不是怕而是驚奇與困惑，咳！啊，那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當一個人理會這——他便鎮靜了。」

「當我來時，我只是一个沉重的——咳——重量——落，深落在種柔軟，黑暗的地方——像鉛一樣重——而且很弱，弱得可憐。我的每根神經都痛。很沉重——同一點昏。床似乎是，隨着我，向下沉……咳。我不是有特別感覺。只是在一種沉重的昏迷裏。睜開一支眼睛或是移動一個指頭——啊，不可能。它甚至是不屬於我，我所唯一需要做的事是休息。來休息我的每一滴血液，每一個細胞，每一根纖維，每一個組織——深陷在休息裏——仍回到湮沒裏。去睡——去好好的睡。那裏沒有別的而只有夜。咳——咳——咳！我自然知道這夜是死，但我仍迫切的望着它。我以一種麻木滿意的鎮靜望

着，我的確感覺到它一定來的。雖然要感覺的是這樣一件事——咳！啊，伸直了死——那將是怎樣的一種安慰——怎樣的一種舒適——它是全像一個太接近死時的對死的恐懼一樣！咳！

「就是我感到已經到時候，我也能淡然靠在我的椅背上呼吸。這是一種多舒適的想法！」

「這直是愚蠢的，去描繪——死像一個帶着鐮刀的骷髏。咳——這是人類的一種虛構。這些人從沒見過死。它不是骷髏，是一個慈善的神。一個男人或者是一個女人——莊嚴而且蒼白——看起來很嚴酷——咳！但當它來近時，那嚴酷的面孔顯得安祥而且和善，並且它的眼睛是大，深陷的，充滿了同情。咳！不錯——充滿了同情！」

「咳——咳！的確，它不想傷害我們。它用柔軟的臂抱着我們，帶我們到一個夢裏去。一個愉快美好的夢。然後它全用夢圍着我們——它們輪着起伏。它漸漸變淡——像當晨霧升起時一樣。那是另一個生活！」

我俯在欄杆上看着天。我注視着，一直注視到它形成了一個人的面孔。嚴酷，嚴肅的面孔，在我看着時，它漸漸變得不嚴酷——不嚴肅了。

約翰·鮑以爾

(Johan Boger)

約翰·鮑以爾 Johan Bøyer 一八七二年生於挪威。他的境遇很壞，從小就自謀生活。稍大便做冬天捕魚的艱苦工作。他的豐富的知識也是由各式各樣的經驗中獲得的。他的作品在歐洲擁有極多的讀者，尤其法國與英國。在法國他的聲望甚至比在挪威還大。他開始寫作是一八九六年，那時他正好二十四歲。第一部小說“A Procession of the People”便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最爲人所熟知的作品有 A Pilgrimage; The Power of a Lie (在挪威書名是 Troens Magt); Treacherous Soil (在挪威書名是 Vort Rige); Last of the Vikings; Our Own People 與本文等。假如以現代的眼光來批判他，那他唯一的缺點是「作品裏帶有很濃厚的宗教色彩」。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作品的價值。

回 家

一個十一月的夜裏，吹着北風，有月亮，但也有霧，這天氣，是甚至可以把守夜狗都趕回狗舍去的。這直是一個鬼天氣，彷彿一切死去的聲音都已經自由了——從屋頂，牆，烟囱——從林茄下面在嚟嚟的呻吟的樹林——從河口的破碎的蘆葦，吹奏出了憂鬱的調子。假如偶然有個孤獨的行人走到大路上，翻起大衣領遮着耳朵並且緊裹着，彷彿怕什麼似的，那他是不願意去聽它。沿着岸邊的漁人的小屋裏的燈光，一個跟一個的熄了，但睡在床上的人仍是醒着的。那從遠處來的海底單調的翁翁聲，使夜空裏全充滿了一種可怕的恐怖——這夜裏到海上去的人，上帝保佑他。

也許，假如一個人祇知道，在一些有着昏暗燈光的窗裏，有幾處是躺着一個不幸的罪人在向死掙扎着。在這樣一個夜晚，無疑的，我們一定走開的。白霧迷茫的地面，裹在月光裏，像穿着件屍衣似的，它使不少人回想起他在不應該做的時候，所做的情。

林茄的森林彷彿是一塊黑氈似的，鋪在村茄的主要建築與茅屋草舍的中間。一條狹窄小路穿過它通到一塊月光照着的小空地，這條路現在已經全然淒涼了。沒有車過的聲音，沒有走路的声音，也沒有什麼東西經過的聲音；在車輪壓下的槽道裏，冰塊閃耀着——要有一輪車子走過，冰一定在車輪下破裂了的。

但那是什麼啊！在樹林吞沒了銀色的路的那地方，一小個黑點出現了。它在動着。它是一個生物。它迎着風走來——近了，愈近了。它變成一個人的樣子，並且投了一個黑影在路旁的白霧迷茫的曠野里，彷彿是跟着自己的一個偵探似的。誰會在這深夜裏出來呢？

那是一個女人，她的頭上戴着一個大的毛披肩，這披肩也遮着他的胸同背。她全身是黑的像一個女修道士。她的步態是不穩定的，她的面孔是蒼白，縐而且消瘦得像一個骷髏，幾卷白髮從她的披肩下伸出來。一個人不能還使紅潤的臉保持十五年 一個人不能在回憶與期望着家，同時為過去的過錯而苦痛着的這麼些年代中，還保持着健康。

現在最後——她是回來了。這幾乎是不能相信的——但終回來了。她已經由海邊走

近那熟習的老村莊。那路邊的黝黑的泥炭堆她立刻便認出來，並且她感覺到了舊日曠野的特有的氣色。她睜開她的老花的眼睛停下來看了看。這不是夢嗎？她是真在這裏嗎？

隨後她彎下腰又迎着風的走，走了。沒有一個知道她已經在路上。今天夜裏沒有一個人期望着她。她自己不能想，而依萊斯也不能談。爲什麼要默默的來呢？這她可以發現那不幸的老傢伙是怎麼過日子的。

她現在已經走到那些小房子的最先一間那裏了。窗子在月光下閃着，但裏面沒有燈光。她又停了一停睜開她的眼睛。這自己的村莊的房子——它們什麼都沒有嗎？她終於在這裏了。迎着風再過一小會。她將一定站在兩間小茅屋的下面，也許，依萊斯已經睡了，但他仍在那裏靜靜的等着——他在那裏已經等了這麼多年。「是誰？」當她敲門時，他將會問。同時她將回答……啊，她的話已經準備好多少年了。「依萊斯！」她將用一種新鮮溫和的聲音回答說。「依萊斯，是我。」

但是，啊！——有人走來了。一個影子從一間茅屋走出來，那屋的窗裏有着燈光。一定是有人病了。也許是她的一個老朋友，要在今天夜裏去了。唉——要多數她這樣年

紀的人都不在世了將怎麼呢？她會孤獨嗎，也許？不——她有依萊斯，而且她還有兩所小屋——她的家。

那從小茅屋走出來的也是一個女人，披着一個大披肩。她止住脚步，想看出這在深夜還在路上的人。另一個也一樣停住了。她們在潔白的月光下互相注視着。一個走下來，開了柵門到路上去。那陌生人則等着，她們離得很近。於是她勉強笑了笑。另一個停了停縮回去了。好一會她們都沉默着。

「晚安，蘭迪！」那生人說。

「天！是……！」

「不錯，是我。」

「哦，我幾乎嚇壞了！好，結果……！」

「你也許以為是一個鬼怪。」

「但是，薩拉，真是你嗎？」

「是的，真是我。」

瘦的。

由於風，她們大聲的說着話。蘭迪從披肩下面伸出手給薩拉。兩個的手都是老而且

「終於你回家了！上帝祝福你——你又真的回家來了！」

「不錯，同時你還活着，蘭迪！」

「啊，不錯，但我們現在都老了。」

「的確，我們是老了。」

她們迎着風開始走去。兩個長影在後面的田野裏跟着。

「但是，告訴我——你別生氣，薩拉，我問你——但這不是……！」

「爲生活嗎？唔。但我最後被寬恕了。」

「啊！上帝是奇怪的。唔，唔——想想我們又看見你了！」

「還有依萊斯——他怎麼樣？」

「啊，依萊斯沒有什麼再磨折他了！」

「唔！」薩拉緊裹着披肩走快了。她不要再多知道些。沒有什麼磨折依萊斯？沒有

她？他一定不會解除婚約，或是又同別的女人結婚的！不——她不要再知道別的。她一定要自己去看看。

這時，在她旁邊走着的蘭迪變得愈來愈窘下。因為——在那時——是她去找收生婆，與暗示出孩子的死在萊斯頓，一切全是不合常理的。同時收生婆對這也有她自己的懷疑。於是她們兩個一齊去向縣官告發。來一個審問——好幾個審問——同時小孩也由地裏掘出來，醫生也帶着他的器械同紀錄傳來了。結果是薩拉自己承認了全盤事情，同時海茄，那養女——小孩的母親也承認了，但她只被判了七年。這主使這壞事的老婦人則判了一生。但依萊斯，那廢腿的丈夫，沒有什麼，他被判無罪。當法院最後派人來帶走兩個女人後，他在一所小茅屋裏，從這一個窗子移向另一個窗子，哭得像個小孩似的。

「好，再見」蘭迪停在岔到她的家去的路口上說。

薩拉獨個兒迎着風走去。她不要再問別的問題——她一定要自己去看。她已經瞥見小屋在前面了，她的心開始激烈的跳動——一小會她便要在那裏了……

她現在已經七十歲，但她仍夢想着新的生活。他一定補贖一切，一定要和善的好好

的對依萊斯。他要懺悔的不是那苦痛她這十五年的那壞事。而是在那久長的時期內她所對依萊斯的一切虐待。只要他出現在門口時她所給她的咒罵與命令，她所強迫他吃的那壞飲食，她所帶給他們的家庭的一切過份的不安——這一切，她要好好的活着來補贖。這便是她爲什麼——像救濟她的不幸的靈魂似的——要迫望着回家。與她爲什麼祈求上帝給她再活些時候——以使她補贖與付還一切——每一小點。

啊，她一定用她的老手勞動，注意他的衣服，給他好飲食，決不再暗地裏替自己燒濃咖啡同不替他洗滌。她一定陪他到地裏去幫他拿，幫他拖，她一定要把家弄得煥然一新；決不再嘮嘮叨叨的，並且要使全教區都說他們在一齊生活得很幸福，同薩拉是一個新的人，的確是老人少年的一個榜樣。

上帝保佑着那小屋——因爲它們還在那裏！但是，啊——那茅屋似乎多小——月光照着西邊的那兩道窗子，但裏面沒有燈光。依萊斯準是睡了。他是僥倖的有人來幫他，還是他是一個人生活與耐心的等着她？

那又是什麼？她重新大睜着眼睛。啊——只有茅屋留着了。那小棚已經不在。是他

把牛同羊都弄走了嗎？

在她這麼迷惑的站着時，她的老花的眼睛又呆住了。因為在從前是田的地方聳着兩所建築，一所茅屋同一個小棚，而且比舊的大。它似乎是表示着一個新的興盛。這是依萊斯弄的——還是——？

隨怎麼，她不能這麼迎着冷風的站在路上；她得走進去。但現在對她似乎好像那小茅屋，她的老家，是孤獨荒涼的躺着，不再歡迎她的回來了。會發生了什麼呢？

她走上那熟習的小道向老茅屋走去，她的影遠遠的伸在她的前面。她的衣服與披肩在風裏飛舞着。這一定是一個寒冷的夜晚，因為她的背特別的陰冷。在從前在茅屋同小棚中間是只有一條狹窄的小路的，那堅硬的路面是在脚下以一種隱約的聲音迴響着。現在，當她走着時，她的脚步聲在夜色裏凍住與死去了。

在門外的另一邊沒有水桶，像往昔裏一樣，沒有供踏脚的虎尾縱枝，沒有任何生物住在這裏的記號。因此她握着那熟習的門門，門立刻開了。但沒有人問「是誰？」她也用不着說「依萊斯……是我。」

他走進那小小的門廊裏，啊，那氣色仍是與從前是一樣的氣色。歡迎回家，薩拉！她小心的摸着穿過門到客室裏去。再裏面，正對着地板，月光映出了兩個窗子的輪廓，但她不能聽到像一個人睡着的呼吸聲。甚至沒有一張床，或是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牆上沒有鐘聲。是依萊斯死了嗎？啊天——要依萊斯死了那又怎麼呢？

她從右邊進廚房去，這是在茅屋裏接着過廳與客室的唯一的一個房間。這裏，一樣的，月光把一道窗子映在地板上，別的什麼都沒有。沒有鍋，沒有匙，茶板上沒有杯子，牆架上沒有盤子。屋子是荒了，現在沒有一個人住着。

她在開着的火爐旁坐下來。現在全是真的——依萊斯已經不在了。她不能看見一個是她自己的人。她已經看過了這不幸的房子——與那些不正的眼睛——「這是殺人犯！」她用衰老了的脚拖着自己回家，她只是希望是拯救——只是來實現那可能的偉大的計劃。

「但你，依萊斯——你不等着了！我將沒有一個機會來好好的對你。啊天，慈悲我吧！」

一陣奇異的疲倦佔有了她，她閉起了眼睛。她多需要這裏！她多需要！她聽見外面有脚步聲，於是慢慢的抬起頭來。有人進來了，先到客室。隨後開門到廚房來。依萊斯？不——那又是老蘭迪。

「讓你一個人似乎是不應該，薩拉，我看着你進來的。」

「告訴我，是依萊斯死了嗎？」

「你不知道所發生的事嗎？」

「我不知道。」

「依萊斯現在住到另一所屋子去了。」

「是……是他結婚了嗎？」

「不是，他是一個領養老金的。他已經把這地方換給一對新婚夫婦，他們蓋了新房
子。」

「是……是他換去這地方了嗎？」

她抬眼看着另一個人，沉重的喘着氣。

「我想你知道的。現在，我想，你也搬去同他住在一起。」

「同生人嗎？我們——依萊斯同我——沒有我們的家了！」

她彷彿是冷了似的抖起來。那新生活的夢——爲他們兩個——在這老家裏，同他們的牛，羊與一兩支雞——這夢碎了。依萊斯想來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她前後的搖着，直看着前面的窗。呼吸長而且沉重。

蘭迪走過來伸支手放在她肩上。

「你決不要難過，薩拉。依萊斯——可憐的人——不能再工作了。他已經這裏做。沒有一個人想到你會回來。」

「聽着，蘭迪——你可以去找依萊斯來嗎？」

「這裏！但是，哦！你去找他不好嗎——那裏有人的？你凍了，同時你也需要吃點東西。這裏是沒有牀也沒有被蓋的。夜還很長。你最好還是去睡一下。」

「你可以去找依萊斯來嗎？我決不要去見外人。」

「唔，自然，假如你堅持的話。他已經睡了，無疑的，但是……啊！天！天！」

她的脚步聲消失了，薩拉呆呆的坐在火爐旁邊的扁石上，正正的向前看着。在屋頂，在煙囪裏北風咆哮着，但他仍然坐着而不去注意她已經冷得發抖。最後她是在這裏。又在她的老家裏了。那新生活——啊是的——那新生活！她的頭前後搖着——前後搖着。

在那蓋在從前是田的那裏的茅屋睡着的年青人，被門的在風裏一開同有人進來而弄醒了。

「是你，蘭迪！什麼事？」

「我要同依萊斯說話！哦，天，什麼時候！」

這老婦人穿過去，走到依萊斯睡的小房間去。

他們聽得見他們在說話。那老頭無疑認為他是在做夢，當他最後同蘭迪走時，他對年青人說。「好，最要緊！」

「什麼事？」

「薩拉回家來了。」

「到這裏嗎！」

「不錯，在對面的屋子裏！」

脚步聲在夜色裏消失許久後，兩個青年人在牀上坐起來互相看着。薩拉，那殺人犯——他們從小就記得的老妖怪——那魔鬼變的女人——回家來了！她是要在這裏住下來嗎！他們也要像對老頭一樣的來供養她嗎？他們有這樣的義務嗎？在契約裏有這些事嗎？不——決不會。那老人是要養他一生——真的。但沒有一個字提到薩拉。並且薩拉他們決不——決不——決不准許她到他們家裏來。

但這時她已經在對面的屋子裏了，將怎麼對付她呢？

他們不能再睡。他們時時等着她來。他們一定讓她住一夜，不管怎樣，但不能多。不能多一天——決不！

屋外，月光明亮清淅的照着，北風已經有些弱了，但那從海上來的空洞的嗡嗡聲，仍像一架風琴似的在遠處響着。

那小老頭同着蘭迪，他們最接近的鄰居，在月光裏，越過空地，向那小屋——他的

老家走去。他把腿翻向外邊，像他是拿着一根手杖高視闊步似的走着，這是他從在林茄的審判所學得的一個習慣。但他一直認為他是在做夢。薩拉，她對他現在是已經死去多少年了——她是判了終身監禁——的確她是永遠去了。他已經一向把自己當做一個鯨夫。然而她，已經在茅屋裏了。他是又去見她。舊日的記憶全醒了起來。在她走後和平終於降臨到他的家裏——對他也是精神上的和平。沒有人咒罵，發瘋，他是自由而且幸福的，現在——現在她又來了！天，現在他要怎麼辦呢？

他放慢了脚步，沉重的呼吸着向四週瞟了瞟。那曾經對他是多輕釋，他搬出了那舊屋子，在那裏他曾經被磨折與虐待過，並且，那壞事也是在那裏招認的。的確，在夜裏，當天黑了後，他總儘量繞着小屋打轉來逃避它，並且碰到機會他便想拆毀了它。但薩拉——薩拉已經像從墳墓裏般的升起來了！那裏——她正坐着在等，並且又要做他的妻子，同時一切又要像從前了。上帝幫助我們——讓他真是做夢！

「好，再見！」他的鄰居蘭迪說。因為無疑地對她是讓他們單獨在一起似乎最好。但當他發覺是自己一個人與開門進去時，他害怕而且抖戰了。

小客室是空的。他細細的看看牆同地板，她會像一個鬼怪似的從地板裏升起來，或是像一個女巫似的從火爐裏現出來嗎？他像發喘氣似的喘着咳了咳。

「有人嗎？」

屋裏回響着，但沒人回答。他又向廚房走去，但他害怕會在後面發生什麼。他開了門伸頭進去。在爐旁坐着一個黑影，在動，但沒有站起來。他冒險的走進去，但他最需要做的是回頭跑！接着他看出一個圍在披肩裏的灰白的臉孔，與一雙眼睛，這都是他認識的。

「是……！」

他不再過去。

隔了一會才有回答。

「是，依萊斯……是我。」

又是沉默。他們聽得見對方是呼吸聲。

「晚安，依萊斯！」

現在她站起來伸出一支蒼白的瘦手。他勉強的握着它。

「唔，是你，薩拉？咳——晚安。」

他的喉嚨很緊。總之他們又是丈夫與妻子了！

「你好嗎，依萊斯？」

她的聲音是新鮮，關切而溫柔的。

「哦，每天都一樣。你呢？」

他沒有向她表示歡迎。他不看她——不敢，像從前一樣，不敢太走近她。

「啊，我終來了，依萊斯！」她最後說。

「是，我知道。但你一定是來找族裏的人。」

北風在屋頂與煙囪裏唱着。她像先前一樣的站在淡白的月光裏，也沒有解去披肩。

是她準備又走嗎？

「假你還要我，依萊斯，是你要搬到這裏來！」

「這裏！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哦，我想這小屋還是我們的，不是嗎？你沒有一張床，一張桌子——讓我們重新生活起來嗎？」

「這裏！重新！哦！你不知道所發生了的事嗎？」

「親愛的依萊斯，你不能說不。我們一定要重新開始——在這裏——像從前一樣！」她的聲音是在懇求他。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薩拉！」

「哦，依萊斯，你別這麼固執。我已經做錯了許多。我一定要有個機會來補贖它。我們會過得好的——在這裏——就是我們兩個。」

他從沒想到她的聲音能這麼溫柔。

「我相信你是精神錯亂了，薩拉，」他是這麼回答。「你不能看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嗎？」

「不可能！」——她更走近些。「你將決不原諒我嗎，依萊斯？」

他把手放在額上，直看着窗外。

「不是這，薩拉。但我們靠什麼生活呢？」

「但我們能工作，能努力，不是嗎？儘我們的可能去做！啊，我不會迴避自己的責任，依萊斯！」

「我們兩個現在都過七十了。並且我已經沒有這地方。青年人是不能養你的，所以——所以只有貧民院給我們。」

「唔，到我們不能再招呼自己時，我想有貧民院能幫助我們，像它對別的許多人一樣。但我們真能在任何條件下一齊生活的。你搬來這裏，依萊斯，你會看見我們過下去而且是幸福的。」

借着月光她看出在想到搬來同她一齊住時，他被嚇住了。他感到一陣寒冷激烈的抖戰起來，看見這，她也嚇住了！啊！在他們中間的障礙已經變了寬得沒有什麼努力能超越了嗎？

「你的意思是到那裏去呢，薩拉？我怕青年人已經厭煩我了。」

「我有這所茅屋。」

「的確你不能住在這裏。我們沒有一張床或是一把椅子的。」

「我要住在這裏！」她說。她又在爐旁坐下來。「這茅屋是我的。隨怎麼有一半是我的。」

「啊！但我已經賣去這茅屋了，薩拉。現在是青年人有它。並且它最近就要拆去的。」

「什麼？你賣了這茅屋？」

「是的。」他說。

「但是——但是那我呢？」

「你！你是在感化院裏啊！」

他的話來得像一拳似的。他感覺到在她的聲音裏已經集着狂暴。但這次他拒絕低頭了。

「你賣去我們的房子，是因為你認為我是會讓開嗎？你賣了的是我的。但現在——現在你要我走。」

「這不是我的錯，薩拉！」

「哦，你是一個飯桶——是的。你總是一個飯桶。」

「那你——你是什麼呢？」

他們到彼此大鬧的地步了。她感覺到了不幸，她站起來，強迫着自己再去懇求他。

「你別趕我走，依萊斯！你別這麼做，你會嗎？」

「不，但這屋子不是我的，你不知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再有個家給你了。」

她抬手遮着眼睛嘆息了。

「那我想我最好還是走。」

「你要到那裏去？」

「海灣，我想。我能淹死自己的。」

「胡說！同我到青年人那裏去。隨怎麼他們會讓你住一夜的。到明天。我們可以考慮我們能怎麼盡力幫助你。」

「不，依萊斯——我來這裏不是爲這。我是把你同我的家弄回來。」

「現在這太遲了。」他要走時說。

「好，到那邊去，依萊斯，我決不去！」

「但你今天夜裏不能留在這兒。」

她握着雙手向他再求最後的一次。

「請你，依萊斯——搬來這裏。你聽見了嗎？給我一個機會來重新開始生活。不然我將永遠不能拯救我的靈魂了！」

她已經疲倦了。她正是在旅行裏，在激動裏，在巨大的失望裏使自己疲倦的。她開始潑泣，她把臉埋在手裏的又坐倒在火爐旁邊。

他走過去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走，薩拉，讓我們到那邊去。」

她揩乾了眼淚。

「不，依萊斯，到外人那裏我不會同你去的。」

「但我告訴過你，你不能留在這裏。」

「我要在這裏。我至少今天晚上要在這裏。這是我的家。明天我會走的。」

他說着——他盡力用好話引誘她，恐嚇她。她只前後搖着看着前面。

「今天晚上我要在這裏，」她仍求着，「今天晚上我要在這裏。這是我的家。」

最後他想起從前變得發怒了。假如她要像個潑婦似的固執，而且要在寒冷的冬夜裏坐在這地方煩擾他——啊，那是她的事。他走了，要是她不跟他去，那她可以坐在這裏。

一同她講是沒有任何用處的！」他穿過屋子向他的房間走去時，他對青年人說。「正像她！沒有改變一小點！她要今天晚上在那裏。」

年青的太太很惋惜她沒有一點鋪蓋能送過去，他一定要至少把她帶過來。

「決不！」那老人不屑的說着到房間裏去了。

他從神情上知道她。同她講是沒用的。

但青年人以後睡不着了。都凶女人會做什麼呢？年青的太太求她的丈夫過去看看，但她立刻改變了主意——那空小屋在深夜是沒有地方去的，薩拉在那裏。不，她決不讓

他去。

那掛鐘在牆上滴答的走着，它從前是掛在老屋子裏，薩拉常常弄傷它的。它開始打——二——三下——彷彿它是在夜裏叫着，與求她過來。

但時光過去着，聽不見一點脚步聲。那老人重新到床上去，裹起自己來抵禦寒冷。自然這全是一個夢。不管怎樣，他決不搬過去再同薩拉住在一起。

屋外的月光變得暗淡了，天空已經變暗。當風重新朝着黎明吹起時，巨大的羊毛似的雲堆從海上湧到布萊希亞的上空。冬天已經真正到來。在清晨，村莊將真見到雲花的紛飛與變白了的田野的。

但在那小屋裏，薩拉已經在從前放床的那角落裏住下來。她伸直的躺在陰冷的光地板上，她的腳經過從汽船碼頭到這裏的長途跋涉，已經全溼了。但她把衣服同披肩緊裹着自己，同時把那小包放在頭下。她終於又到回家來了。

火爐靠牆站着的看着她。她在從前曾經燒過它，並且在上面燒過無數次咖啡。現在

它冷酷的問着，「你真要在這裏是做什麼？」

在那邊她一次曾經坐着照料小孩。孩子！啊！

雖然她像害怕看見似的閉着眼睛，但不管怎樣，她不能避免聽見它。

在火爐旁邊的那角落裏起了一陣哀鳴。

哦，這聲音！

同時依萊斯，那曾經無用荒謬的老東西，走進來了，她把她的拖鞋丟到他頭上去，並且咒着罵着。滾出去——你！我們在屋裏沒有一點東西吃了！出去，我說——我不能見你！她很知道在現在他一定是疲倦，而且在屋裏是食物同牛奶都是的。但他轉身走了。啊！她轉了對着牆在冷氣裏抖着。

海茄，她的養女，蒼白，幼稚，無知，進來了。「滾到村裏去找個男人去！」她向她吼道。「你現在是老得使我們沒有一個女婿，不然是你穿得這樣破濫，簡直沒有一個年青男人要看你！」

但當有一天海茄悲傷的回來時，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那嬰孩對他們全是恥辱。那孩

子得要弄掉它。那人們久後會把一切全忘記的。聽着——孩子的哭聲——但這一定要弄掉！

她在陰冷的地板上滾着，呻吟着。

啊！當她老遠的來這裏後，她所找到的竟不是安靜與和解嗎？同時出現的只是裁判的那一天。她躺在這裏，被寒冷與鬼怪磨折着——這有泣哭與切齒的所在便是開始的地方嗎？

上帝，慈悲我這可憐的罪人吧！

終於開始變暖和了。真的開始變得暖和而且令人想睡。最後變了熱得使她在掙扎，好像要拋開不必要的被蓋似的。

要是屋裏先前沒有那麼多醜臉斜視着她！但現在它們會集了——所有的她所誹謗過的——所有她偷過煙草與錢的——所有這些年來她以虐待同輩罵所弄倒的那些人。他們一直走近，走近。他們也由窗子裏看着她。他們一齊都在那裏——他們全體。這是裁判的日子。

要補償這太遲了。要把一切改正她已經太老了。太遲了。

依萊斯，依萊斯——你不能原諒我！

但依萊斯已經走了。這太遲了。

上帝——慈悲我！

在窗裏又有別的面孔看着她。那火爐活起來開始講着話，房間裏突然擠滿了要報復的人。她盡力掙起來要走開，但她太疲倦於是又倒了下去。門外有無數的脚步聲。一大羣人來了，他們全要求裁判，要進來控訴。上帝！上帝……

最後她覺得有一個生人進來了。他掙着走進來，其餘的退回去看着他。那是一個生着一口稀疏的鬍子的青年。他把手伸向前，他的聲音是很和善的。

「起來，薩拉！去吧——別再犯罪！」

這時月亮已經完全在夜裏消逝了，突然雪花開始在北風裏飛轉。最後，當昏暗的冬天的清晨出現時！樹林與小山都已經蓋上了白色的雪氈，到處風把幽靈捲到空中，它們嘯着旋轉着的急走，最後衝在屋子或是柵欄上消失了。越過布萊西亞，在小山叢的前

面，朝着西邊，海灣在雪花下滾動起來，並且學着所聽得見的從海上遠遠傳來的那聲音，嗡嗡的響起來。

青年人同依萊斯都沒有睡着，現在，他們拿着一盞燈，抖着的，一個跟着一個穿過雪花，來看坐在舊屋子裏的她。

雪花從破茅屋的裂縫裏衝進去，在門口年青的太太停住了。她不要第一個進去，也不要她的丈夫，雖然他是幾個中最強的人。所以，依萊斯振作起自己，提着燈，第一個走進去。

「你……你睡在地板上，薩拉！」他把燈舉向在牆旁的那長包時，喃喃的說。

沒有回答。他再走近去舉起燈。那老婦人手握在胸上的躺着。她的眼睛大睜着。

「這是什麼意思！」他吶吶的說。兩個年青人走近過來看着。老頭彎下腰去。

「啊，就是這！」他最後說，他把燈放到地板上。

老蘭迪來洗屍體，依萊斯，是一個靈巧的人，於是開始自己來做棺材。

當她躺在外面一道放在兩個桶上的門上，穿上白布衣服，她的白頭髮仔細的辨起來時，老頭被叫進去了。他進去，他的面孔因為活動所以是發熱的——他們站在那裏，青年人，老蘭迪，同這矮胖的丈夫，他的腿分立着，腳向外指着。

「你記得——在一個時期她是多美的嗎！」蘭迪問他。

「哦，不錯——她很美——就這點說是沒有差什麼的。」

那年輕太太拿出她在角落裏發現的那個小包來。她打開它，他們全看着。有一把小梳子，一面碎了的手鏡，兩張手帕，一套衣服，一雙短襪。另外有一本小手冊，一個黃銅盒，這是依萊斯從前就見過的。年輕太太把它遞給他，他打開了，裏面是錢。一些銀克龍（註）——同着——真的！——還有些鈔票。無疑地，這是在她離開的這很長日子裏，所賺得而集蓄起來的——這也就是她要在一天北上又回家來的原因。

「一兩個先令可以買得一扎煙草，」年青太太說。

「哦，是的！」依萊斯的臉亮了起來，他把錢放到他的袋裏去。

（注）克龍 Kron 那威幣名。值美金二角五分。

鮑

爾

(Jacob Breda Bull)

鮑爾 Jacob Breda Bull 一八五三年生於挪威，是一個牧師的兒子。

他是攻讀神學的，但隨後却變成了作家。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幕叫，Without Responsibility 的。他有名的作品有 Folk Tales, Sir Samuel, Sir Samuel's kingdom, The child 等。本文是從 Folk Tales 中選譯出來的一篇。他的作品裏，宗教色彩很濃厚！這當然與他的環境同出身有關。不過、在他的作品裏，我們仍可以看出一些事物，雖然這是他所盡力要歪屈的，像本文就是例子。

咖啡卡麗

大路走進呂挪山谷，像它經過谷西邊的低地似的，它沿着谷裏，穿過那高大，陰寒，稠密而離奇的松樹林。從鋪滿松針與苔蘚的地面。升起一種濃厚新鮮的氣色。不時，松雞從路邊突然飛起；魚兒也在黝黑平靜的河水面上激起了漣波。

正對着山谷，東邊的坡地，從河邊的農田到山上，全是赤裸的。無數巨大的灰褐色的沙堆沿坡地起伏着，好像在過去的日子裏，巨人曾經用巨大的犁來犁過這山邊似的。沒有一顆樹。只是一片焦了的殘餘樹幹。好多地方，多葉的小樹掙扎着要活起來；覆盆子同黑莓替多石的地面染上了些紅色的斑點；偶而有一棵半焦的松樹抬起它的頭；在這荒野的區域裏，一對鷹築了它們的小巢。在石塊生得最亂，在斜坡下落得最陡峭的地方，發白的溪水哼着一種單調的悼歌。

在三十年前左右，這東邊的坡地是同西邊的一樣富庶與興盛的。樹林長得又高又大；馬聲衝破了寂靜；熊在叢林裏走着；熊在石壁上築了它們的洞穴。隨後來了一個可

怕的敵人——森林大火，在二十四小時內，全個斜坡便這麼淒涼的要躺無數的年月了。在火燒得最大時，一個躬了腰的老婦站在河邊的農田裏向上注視着斜坡，她大笑，吐唾，她的眼睛閃着光，她的手指，像一支捕食的鳥的爪似的，緊握着圍在她的屁股上的破衣。

這是勞倫斯——卡麗，在這一天以後人們是叫她做咖啡卡麗。這火是她放的。

勞倫斯卡麗是吉卜賽人，隨後她又從一個叫威尼勞倫斯的跛脚裁縫得到了姓。勞倫斯是獨個人居住在奧斯特林的南邊，一個叫布郎維斯特龍的小地方。

他是這教區的四弦琴手，而且是爲每一個人所喜歡的；雖然他是天生而不是人爲的憂鬱，但他似乎是在支配着自己的生活與快樂。

一個落雪的冬夜裏，當勞倫斯從教區西邊的一個聖誕舞會回來時，他發現一個黑眼睛的女郎凍縮在他的門口。

「你是什麼人？」他問。

「一個吉卜賽，上帝幫助我。」一個年青的聲音說。

「吉卜賽總是貼在一起的，」勞倫斯以他的特有的方式笑着說。他把這女郎帶到屋裏去，於是她便留下來了。

但從勞倫斯卡麗進住在教區的那時起，人們不喜歡威尼勞倫斯。只要他去參加一個舞會，他便帶着這女郎一起；同時打架，死死的跟住她。而且，人們說要卡麗在跳舞，勞倫斯才能好好的奏四弦琴；但只要他一看見她的黝黑的眼珠；她的神妙惹人的微笑，琴撥便從他的四弦琴上落下來，跳舞才變得狂亂了。

這樣一直繼續到卡麗二十歲的時候。

在這時，一天牧師叫勞倫斯到他的書室去同他講話。

「你不是同像她一樣的女人結合的人。」當勞倫斯要走，站在開了的門口時，他最後說。

「有許多人都不在乎同她相好的，」勞倫斯粗魯的回說。

「這是真的，很不幸，」牧師說着轉回身把門關了。

勞倫斯驚奇的看着關了的門。接着他也走開了。

晚上他回家時，卡麗正坐在火爐旁邊縫紉着。晚餐已經等着他，但他不坐下去。他仍站在火爐旁邊，死死的看着她。

「你不要再去跳舞了。」他突然說。

她驚奇的抬起頭來。「不要再去了！」

「我也不去，」他不自然的說，「別人也不要。」

她呆坐着好一會。「你要我走，」她以一種很低的聲音說。

他沒有回答。隨後她慢慢的站起來，沒有看他，轉身爬上攔樓去。他仍然在那裏同自己爭辯着。他聽見她的脚步聲。他聽見一雙鞋子落在樓板上。他又聽見她在走動。當她收拾包裹時沉靜了一會；隨後她下來了，左手提着一個小包，頭上圍着一塊黑手帕。她直直的向他走來。「很謝謝你的——」她把下半句話留着，把她的手伸出去。他沒有接着它。於是她看着他。他的臉是慘白的。

「你病了嗎？」她突然問。

「我想我馬上就會，」他說——靠到牆上去。

她把小包放在一個小橙上，低着頭的站着好一會，什麼也沒有看。

「我會找個人來代替我的，」她以一種不確定的聲調說，同時去拿她的小包。

「算了吧！」他抓住小包不讓她拿走它，緊張的說。

她仍然抓着它好一會，並且把她的黝黑，熱情，疑問的眼睛盯着他。他微笑着用力的拖。最後她放鬆了。他拿着小包，走幾步，把它丟到閣樓上去。「總之，你得了解不要這麼做，」他溫和地說。她沒有回答，只站住看着火。

「我們要來一個改變，」他輕輕的撫摩着她的頭髮說。

「好，那來一個改變，」她像先前一樣不動的站着的說。

就在這一個秋天，他們結了婚。

隨後的幾年，在教區裏奇怪的事一直發生着。人們常常吵架，惡運追着家畜，農作物在夜裏突然的毀了。在海基他們一天早上發現母牛角被鋸去了。在霍斯特的縣長的房子幾乎給拆去了；同時在烏提斯都的倉庫裏，一整個夏天夜裏都有不像人的笑聲。這

一切都認做該卡麗負責，爲恨她的這樣，全教區都遠避着她。勞倫斯很少說什麼；但他變得更瘦小了，他的光亮溫柔的藍眼睛，在他枯萎的臉上顯得異常的大。

布郎維斯特龍很久都沒有有人來拜訪；但漸漸的，一個禮拜天晚上人們開始集在那裏了。教區裏的遊民同佃農的窮姑娘們，都獨個或是成羣的來了；半醉的勞倫斯坐在井邊彈着他的四弦琴，跳舞繼續着，喧吵，激亂的直到深夜。在這當中，卡麗來回的轉着，動作很快，眼睛很尖銳，她隨到那裏，都帶到一個黃髮黑眼的小姑娘。

一天，縣長在布郎維斯特龍出現了。那小姑娘正站在門口的石坡上；一支生着白爪的黑貓坐在拉坡堆吃着魚骨頭。從半開着的門裏，烟霧一圈圈的衝出來。

「你父親在家嗎？」縣長問。

「是——是的！」一個細小的聲音回說。

那貓搖搖頭，小心的順着拉坡堆輕輕的到井那裏去，回頭看看縣長，跑了。

「他在那裏？」

「他睡着，」她看着這生人，眼睛驚奇的大睜着。縣長走了進去。

在屋子中央的床上。威尼勞倫斯躺着。窗台上放着一個針線籃同一團線；在另一邊，是一塊舊得發黃了的洗衣板。卡麗站在火爐旁邊正用一件舊麻布衣服在揩乾着幾個木盤。一股夾灰塵的陽光橫射在桌子上。這屋裏全充滿了臭氣與咖啡味。從橙子上。不時飄來一陣蠟與新衣服的氣色，那是一件半完成的外衣。這衣服一定是剛燙過，因為在這陳濁的空氣裏，很像有一股溼氣同焦羊毛味。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同你談一談，」縣長看看屋裏說。

勞倫斯起來坐在床邊上，他的大而疲倦的眼睛看着他的妻子，他是剛轉過來看着縣長。

「沒關係，假如你要聽那你可以，」縣長說：「我只有句話說——這跳舞的事已經沒有了。」

卡麗把手放在屁股上的站着。

「哦！——對窮人什麼都停止了。」她痛苦的叫道。

縣長忿怒的看看她，說：「不幸總是跟着你，卡麗。」

「並不是只我一個，」卡麗尖聲的說，她轉了背對着他。「不管怎樣，縣長總在不幸裏活着，」她回頭看看他，又說。

「夠了！」勞倫斯跳到地板上，插嘴說，隨後他上上下下的看看縣長。「是你要趕我出教區去嗎？」他大聲的問。

縣長冷冷的看着他「假如你現在走，勞倫斯，也許這對你同一切有關的都最好。」勞倫斯好一會不做聲的注視着他。「不！要這麼做是辦不到的，你知道，」他突然轉身走到牀前去，接着又轉回來看着縣長說，「我是生在這裏——我要死在這裏。」說着他在牀上坐下來。

「隨你自己；你聽見過我說的，」縣長說，他準備要走了。卡麗立刻走去堵住，她的幽暗的眼睛潤溼而且閃着光。「假如這不是爲這個小姑娘，我一定離開你同這個教區的——還有你。」她衝到牀前去，把拳頭在她丈夫的臉上晃着又說。他把她的手撥在一邊，並沒有生氣的樣子。她轉回身，發狂的衝出門去，穿過院心，穿過圍場——到森林裏去了。

縣長沒有動。好一會都聽不見一點聲音，最後他用很低的聲音說，「你知道，事情已經等於結束了。」

勞倫斯深深的吸了口氣。「唔，任何時間我都可以像現一樣的平靜的。」
縣長走了。好一會這小屋裏都是靜的。勞倫斯臉發白的坐着，眼睛發着呆。不時他瞟眼向卡麗所走進去的森林看看，接着盯着他的手掌。門慢慢的開了。那小姑娘偷溜了進來。

「小英格麗，」他溫和的說。

「唔！唔！」她像貓哼似的回答。

「過來。」她向他跑過去。「小英格麗。」他握着她發冷的手。她窘迫的靠在牀邊。「小英格麗。」接着他的眼淚湧了出來，他倒到牀上去，把臉轉了對着牆。這小姑娘躊躇的站着，低着頭。隨後她轉身害怕的跑出去了。

第二天勞倫斯失蹤了。當卡麗回來時，她看見小姑娘流着淚的橫睡在床上。她的父親已經走了，並且還帶着他的四弦琴。卡麗找他找了三天，森林裏，人跡不到的地方，

遠處的倉庫，河的上游，但找不到他。第八天，海基的牧童從東山回家來，說他在靠近米斯特的沼澤那邊聽見最悲慘的四弦琴聲。一定有人躲在那裏！縣長聽到後，他派人去搜尋那個地方。在那裏他們找到了他，在河邊的叢林裏邊，已經死了。他俯睡在地上，腳縮着，好像他覺得冷似的。那破了的舊四弦琴躺在他旁邊。

後一天，威尼勞倫斯被帶了回來，布郎維斯特龍的烟鹵裏沒有烟。卡麗已經帶着她的小女兒離開這教區了；同時，好幾年都沒有聽見到她們的一點什麼事。

x

x

x

x

三十年過去了。在這時期內，布郎維斯特龍一直荒蕪的立在那裏，而且破舊了。漁夫同拾柴枝的人，常常冒險從昏黑的窗格裏看看，沒有看見什麼改變。那口鍋仍放在火爐邊上；杯子仍在桌子上沒動過；那針線盤同破洗衣板依然躺在窗台上；在床上，他們仍看得見那破了的皮被。但沒有一個看見在牀下躺着的那乾了的骷髏與那些破毛皮——那白爪的老黑貓的遺跡。

勞倫斯同卡麗的事已經成了這教區的軼事，當一個冬天的晚上縣長回憶起勞倫斯——

「卡麗時，男女孩子們一定張着嘴的站在旁邊注視着他。」假如她還住在這教區裏，那我決不會買了在奧斯特林的那塊林地的。」他總是照例這樣來結束他的長談，然而再點燃他的海泡烟斗，它是在他講故事時熄了的。

x

x

x

x

在九月的一個炎熱的清晨，縣長坐車去視察那向南穿過這山谷的路。那時很早，灰白色的霧罩在地上；路面是軟得可以把車輪陷進去的。到克阿西夫，這裏通常是在秋天捕鮮水鯉魚的，他遇到了帶着捕到的魚來的沙魯斯彭。

「捕魚怎麼樣？」縣長停住馬問。

「假如人們走開些，捕魚一定不錯的。」回答是這。

「吉卜賽，嚇！」縣長信口的說。

「我想是的！」

「好，再見！」縣長揮動了他的馬。

「再見！」沙魯斯彭拐着走了。

縣長仍然走去。清晨的涼氣對他是像是一個適意的沐浴樣的。不時他向奧斯特林看，他的樹林長得又密又綠。他仔細的視察那鋪着砂礫的橋的進路，發現處處是傾斜了的圍棚，在他未看清前，他靠近了霍西特，那裏松樹陰寒高大的聳立着，像教堂裏的柱子似的：他感覺到了森林的陰冷。

縣長緊裹着披風，仍驅車向前走着；天氣涼多了。當他穿過樹林中最密的那部份時，他遇到了一個拖着架四輪車的老婦人。這準是個吉卜賽！他停住了馬。那老婦人也停住了回看他。

「早安！」他仔細的審視着她。

「早安！」她以一種奉承的聲音說。一雙黝黑的眼睛看着他，使他有些害怕。

「你從那裏來的？」他問。

那婦人直起來，好像她變得高了。「哦，我屬於這個教區，縣長——有幾分。」縣長驚住了。「是你，是卡麗嗎？」他吶吶的說。

「是的，上帝保佑我們，是我，不錯！」她像先前一樣的謙恭的說。

「這怪了，」縣長吶吶的像是他自己說。

「不錯，這很怪。」

「你現在是想住在這教區裏了嗎？」他吟吟的問。

「不錯，我正這樣想。」

「好，我想你已經學好了些，是嗎？」

「我仿效着我們的好人學的。」她說。

「這是好事——你記住你的話！」他嚴酷的看着她。

她低下了眼睛。「這是好事。」

「有人同你一起嗎？」縣長頭動了動，意思是指指那車子。

「沒有，我是一個人。」

「你的小女兒怎麼了？也許她結婚了吧？」

卡麗似乎變得更矮小了，她的黑眼睛上佈滿了陰影。「她第一個冬天便死了，在蒙

特。」

縣長吃驚的把眼睛轉開。「太壞了！」他說。

她看着他好一會沒有說一句話，在她看着他時，她的眼裏閃着火焰。「不錯，這是一個恥辱，一個可怕的恥辱！」她吼似的說，一小會後她又加道。「上帝會慈悲我們大家的！」

寂靜。縣長看看他拿着的馬鞭，整理了一下泥遮。「好，再見，卡麗；我想我不久會聽見你的消息。」他抓起了韁繩。

她仍看着他。「也許你會的，」她像先前一樣謙和的說，隨後拖着車走了。

縣長也走了，但他不由自主的轉回頭又看了看她。隨後他的眼睛又有視察奧斯特林的興緻，在那裏，他的森林綠而直的立在朝陽裏。

卡麗吃力的穿過教區直向布郎維斯特龍走去。她遇到幾個人，但沒一個認識她。當她到屋子前時，她靜靜的站着好一會，好像是不願進去似的。最後她從車上的一個包裹裏拿出舊鑰匙，打開門進去了。立刻她又跑了出來，坐在屋前的石階上，並且一直坐着一會後她慢慢的站起來又進去了。她走到爐前把鍋拿了放到窗上，同時向外面看去；

不時她低聲的呻吟着來平抑她的感情，彷彿她是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似的。她看見了那在床下的死了的老貓。「天！」接着她爬上閣樓去，那裏，破布仍掛在屋樓上，小搖床站在一個角落裏。她倒身睡到那旁邊去，用手搖着頭，彷彿她是一個年青人，突然被一種過重的憂鬱所抓住時的以歌唱同呻吟來平抑自己似的，突然她站了起來，緊握着雙手的大聲的叫喊着。這狹窄死寂的房間沒有回聲。她轉回身，急促的下樓去，拿起斧子到院子裏從倒了的圍欄上劈下兩根木樁來；她把它們斫成片，然後掛上咖啡鍋，點燃了火。

第二天，附近的居民看見了一種奇異的景象。烟從布郎維斯特龍的烟鹵裏升起來，沒有這樣的事已經三十年了。

這是在夏天的一個溫暖的夜晚。一陣藍色煙霧罩在山谷裏，深褐色的雷雲向東邊的地平線退走了。溪水發抖的在乾燥的石頭中流着；大路在脚步所弄起的灰塵下躺着。森林與田野在雨後全又乾喝了，在山上馴鹿的沼池，乾涸而且裂開了，在光滑的鞋底下響着。全教區，刈草就要開始了。人們在家裏懶懶的等着。十點過了。大部份的人都已睡

了。有幾處青年人還坐在外面低聲的談着；偶有一個男人的笑聲或是一個女孩子抑止着的炎叫傳聲了來。

深褐色的雲變成一種異樣的藍色。和暖的，朦朧的，夜降落在森林裏；蝙蝠在屋子附近做着它們的無聲的遊戲，成羣的蚊子飛舞着；在草地上，灰色的夜蝴蝶落下去又飛起來；在褐草中的陰暗處，凋謝了的藍色的喇叭花，閃着一陣陣快散失了的浪漫的閃光。夜愈變愈昏暗了。一隻孤獨的烏鴉在樹林的深處咕咕的叫着走了；一道門砰的關上——於是一切聲音全靜了下來。山谷溫暖安靜的睡着。

午夜到了。在山上，一個跛脚的人急奔着。他轉進縣長的園門，敲了敲門。坐在爐石上的一支黑貓像個黑影似的跳起來。縣長從熟睡中醒了，套上衣服跑出去。「什麼事？」當他拿着門門向外偷眼看時，他急躁的問。

「森林燒着了，」一個喘不過氣的聲音回答，是沙魯斯特。

縣長沒有說一句話便跳了出去。沙魯斯特指指南邊。

在夜的黑暗裏，一股微弱的亮光從奧斯特林升了起來，濃烟向北方伸到河邊草地的

上空。一陣寒戰插進了縣長的心。是他自己的森林起火。「卡麗，」他大聲的對自己說。沙魯斯特看着不敢說一個字。

突然，教堂的鐘響起來了。像一陣發狂的譴責似的，它們可怕聲音穿過夜空響着，響着，響着，並且聲音愈來愈大，直到它充滿與佔有了山中的每一個空隙。村裏的每一個人，都從夢裏醒了，恢復着他們的知覺——與認識出它的意思。

「是一座森林失火了！」

立刻，谷裏每一個高地上都有黑壓壓的人羣站在上面，看着，指着，講着。在奧斯特林的寬大貪婪的火帶慢慢的衝到斜坡去了；下面是布郎維斯特龍，那屋子在衝破黑夜的閃目的亮光裏，隱約的看得見。

那些魯鈍沉默的山民，好一會都懶懶的站着，看着。隨後突然動起來了。斧子拿了出來；東西很快的準備好了；馬也佩好了車。女人們跑來跑去的，哭着，工作着。一刻鐘內，所有能做事的山民都起來工作着了。一大羣男人，不習慣的排着，很快的像一個送喪行列似的出動了，坐車，走路，跑，全向南方去。沿着路邊，女人們站在門口焦心

的看。

「小心啊！」她們向她們的男人叫道。

夜戰開始了。

那火，先前是緩慢的掃過縱樹沿河邊燒着的，現在咆哮着的跳過溪水抓到虎尾縱了。它在乾燥的森林裏叫嘯着，聲音像遠處放槍般的。當一些老縱樹崩裂或是漂石熱得爆了時，便來了一陣低沉的隆隆聲，彷彿是在放大炮，在火後面帶着奇異的反應；倒下了的森林冒着煙，吐着氣，隨後成了灰堆。現在火已經到達那正在布郎維斯特龍上面的火絨——虎尾縱叢那裏了。呼呼呼！那火焰像風暴似的跑上了斜坡；一個火海衝着天空，吐着殘酷的勝利的笑聲。

「天！它離農莊近了！」女人們害怕的站在家門口哭着。在布郎維斯特龍，一個老婦人抬頭看着斜坡，吐唾，大笑，她的眼睛閃着光，她的手指，像一支捕食的鳥的爪似的，緊握着圍在她的屁股上的破衣。同時，在布郎維斯特龍的下面的路上，教區裏的人，像一般奇異的黑流似的，衝着過來。馬拖着車費力的奔跑着，嘴裏流着唾液，耳朵

向後吊着。第一輛馬車上，坐着疏忽的佛洛特拉斯，後面遠遠的那工匠朱可以聽得見他在咒咀與鞭打他的馬，最後一輛車上，坐着肩上肩著一個船鈎的茄科白。

在柏斯林，沙魯斯特獨個兒站在那裏看着。他是跛子，在那裏是沒有事給一個殘廢人做的。

保護教區的工作開始了，沿奧倍克溪上去樹林比較稀少的地方，從西邊農莊上來人，緩慢的，但自信的開闢着他們的路。斧子在空飛舞着，樹倒到地上去，一條寬闊的分火溝丟在後面。沿着狹路一排的人緊挨着的站在那裏，拿着斧子，樹枝的等着，同時用勁抵禦着敵人的進攻。假如火一跨過這一點，那教區的東邊這一塊地方便全完了。

從森林的深處，靠近火區的那一帶，傳來那些企圖使火轉向山上燒的人的叫喊聲。他們的努力結果是無用的。叫聲愈來愈近了。熱風衝破了最前面的防線，一陣強烈的咆哮聲充塞了他們的耳朵。人們橫過溪流的向路上跑來。

「這是什麼帶來給我們的啊？」一個叫西維的人無表情的問；他坐下去休息。

「哦，只是卡麗燒咖啡，」那工匠朱笑得像匹馬似的回答。

「火頭過來了！」這在樹叢中的佛洛特拉叫了起來。它來了，真的，一股寬大的火流。火焰塞滿了天空。無數的火焰升起來，又重新落下來攫取新的燃料，退去了，又再衝過來。但現在可以吃的東西很少；所有的樹都砍倒了。樹林燒到尖端——落了下來。火抓住了灌木叢同落枝，開始向分火溝橫越過來。五十個人像瘋了的野獸似的向他們的敵人投身過去。他們衝進去像打連枷似的，揮舞着樹枝；他們用斧子砍着，用鉤拖去燃燒的樹枝；他們沙聲的叫着消滅着燃燒的樹林，烟霧籠罩着，那瀕死的火噴着火焰吱吱的叫嘯着。

一根火舌伸到路旁的乾的灌木叢去，

「茄科白！茄科白！」佛洛特拉叫着用勁的揮舞他的斧子，直砍得碎片像冰雹似的飛揚起來。

茄科白抬着他的重船鉤衝了上來幫忙着。

「上山去！」佛洛特拉又叫起來。

茄科白那麼用力的攻擊，灌木叢動搖與傾倒了。一陣火花落在人的下邊。

「你該完了吧！」他狂怒的叫嘯起來。

最後，那燃燒的樹倒在山上了。

「這下對付你了！」茄科白喘着說，一面用手去撲滅落在他衣服上的冒烟的火燼。對着這樣的三個人，火全然投降了。在奧倍克它很快的被撲滅。但再過去些，在小溪上邊。火跳過溪水開始又向斜坡下邊侵食下來。勇敢的人們一齊叫嘯起來，接着不做聲的靜靜的站着。現在似乎好像奧斯特林全光了，也就是說農莊也全完了。

「這不行！」一會後西維說。其餘的人全跟着他從樹根石塊上衝下斜坡去。突然西維站着叫了起來。另一個跟着，又一個，接着全體都像一個人似的叫了起來。

在靠近房屋的那裏，一股細小的火焰升向天空，最初是一處，接着又一處！最後一直伸延到山脚去了，在教區東邊的人是用火向火戰鬥着。他們是犧牲他們最好的樹林來保護他們的家。不久，一股寬大的火帶從房屋那裏伸展到斜坡上去，松樹林全燒成了一片。在後面的火向南邊盡力的伸來。但在斜坡下邊那大火儘快的衝上去。現在兩邊只離着幾百碼了。突然後面的火升高起來。像一個吐火的巨人似的向敵人衝去。在森林裏的

每一個人，都全靜靜的站着，看着。

轟轟的一聲巨響，兩邊接觸上了。大地顫抖着樹林全傾倒了，火焰互相翻越的升上天去。接着，幾乎無聲的，它像一個黑影似的橫掃過山谷，抹去了一切。灰色的煙柱扭着揚起來。半焦的樹幹傾倒了落成一堆——一陣風以一種低沉的聲音吹過被打擊了的山坡，捲起了灰燼，向前吹着。

山谷是保住了。

但在靠山的斜坡上，那毀了的地區却伸延着。十八小時來，人與物質的戰爭一直激烈的進行着，這是爲每一方樹林，每一寸土地的戰鬥。人衝上去進行戰鬥——接着又爲保護他們的家而湧回來；有的當火流滾來時跳到溪流與沼澤裏去；無數的鳥從綠色的森林飛向火去，落下去了；熊羣咆哮着的在燃燒的叢林裏奔跑直被燒焦了；野兔驚惶的跳到那些與火戰鬥的臂裏去——所有的生物都一齊呻吟，勞苦的渡過這可怕的長夜。

在燒焦的樹林下面，一些結實的人像飾帶似的躺在冒煙的灰堆上。住在教區西邊的，任一個可以有機會看到這景象的人，一定看見這山谷是現出一幅他所不知的形象的。

在第二天下午。呂納河的橋上，縣長疲倦痛苦的站着。他整整在森林裏十二小時；隨後老人們折回家裏去。他的森林整個的全毀了。他把手放在欄杆上看着河水，他感覺到一種奇異的，嘔吐的感覺佔有了他。他站在那裏，一個人從東岸迅速的走來。是勞倫斯卡麗。她看見他時，她猶豫了一下，隨後仍繼續走上橋來。

「晚安，」在要走過時，她謙恭的說。

縣長直直的走到她前面。「你到那裏去？」他尖聲的問。

「哦，我正要去找你談談。」她更謙恭的回答說。

「是你放的火，」他用忿怒的眼睛看着她。

「是的，上帝幫助我，它弄成這個樣！」她哀聲的說，她抓起衣襟，眼睛向四週瞟了瞟。「人們不應該在樹林裏燒咖啡，」她繼續說。「上帝慈悲！發生了這樣的事——而且又是與縣長有關係。」她用勁的擠出眼淚來。

縣長抓住她。「你別想這麼就溜走，卡麗，」他厲聲的說；「現在你同我都要去清

算去。」

這使她忿怒了，她看看他。「我不認爲我差欠縣長什麼——沒有差。」她回答說。接着她半奔跑的迅速的走過去。

縣長要追但又停住了。「你最好求上帝幫助你，」他伸出一個緊握的拳頭的叫着說。「上帝會慈悲我們大家的。」卡麗迅速的走着，轉頭看了一兩次，爬上洛開茄的柵欄——消失在森林裏了。在到她還能看得見的地方，她站住，轉身看着山谷，大聲的笑了。接着她又呻吟，痛苦的咳着，投身到荒野裏去了。

後來，教區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火是由卡麗咖啡鍋下面的柴火所引起的；同時每一個人也都知道，這是憎恨的，報復，這便是他們爲什麼現在叫這次火災做「卡麗火災」或是「咖啡火災」；在教區史裏，她是被以「咖啡卡麗」的綽號記上去的。

當縣長派人去帶她到法庭時，她已經失蹤了，並且沒有一個發現她是到那裏去。真的，大約在八年後，住在都維山坡上的人發見一個屍體，全被狼羣咬壞了的；但這是她還是別的不幸的人被山羣所帶去，那可沒人知道了。

譯後記

上海的夏天，是相當炎熱的；又居住在楊樹浦的一條老弄堂裏，更使人無法工作。熱氣，吵聲，臭氣，煤烟，從四面八方的圍攻上來；白天不能——也不能在家；只有晚上，在夜深時，才能每天俯在桌前寫譯幾個鐘頭。這樣倒夜爲晝，雖然身體因之弄得很壞，但一個夏天中，也完成了好幾件工作。

這個集子，包括十一篇文章，出自十一個作家的手筆，是從「斯康的那維亞文學名著」第二十四卷「挪威最佳小說選」中選譯出來的；故仍取名「挪威最佳小說選」。

挪威的文學，在易卜生與般生之前，是幾乎不爲世界所注意的。但以後，却一躍而在世界文壇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了。至於挪威的小說，歷史更淺，直到一八五七年，般生發表了他的「泰諾夫·蘇爾巴根 Synnove Solbakken」，才爲世人所注意。在隨後的這幾十年當中，應該是它的極盛時期，繼般生而起的有哈姆生，凱郎，斯克萊，鮑以爾等人。他們繼承着易卜生，般生的道路，一直向前走去。尤其是哈姆生與鮑以爾，他們

是比易卜生，般生還要積極地肯定人生。

這裏的幾篇，雖不能代表整個的挪威小說，但却可以看出挪威小說的發展過程與方向，尤其是十九世紀末的那一個時期。假如這集子能對讀者的認識挪威小說有所幫助的話，那譯者也算是做了件還有意義的工作。

羅塞 三十五年雙十節上海